



07686

蕭山毛奇齡

字傳開 九稿

綸錫宸較 雍聖臨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仁宗朝

仁宗皇后張氏河南永城張麒女也麒由兵

馬指揮使封彭城伯生二子一女卽后也后以洪武

二十六年册燕世子妃末樂二年四月改册爲皇太

子妃時仁宗體肥腰腹徑數圍而膠臠主命與諸王

馳馬仁宗辭不能上大恚命有司滅仁宗勝仁宗危

甚會上令監國二王播流言中之幾易儲后內寬仁

彤史拾遺記 卷二

宗而外事成祖及仁孝皇后甚謹重得仁孝心仁孝

每言于成祖成祖亦意解嘗曲宴內苑仁宗侍成祖

見仁宗色變唾而詈移時指后曰此佳婦他日當承

我家脫微此廢爾久矣后起頓首謝頃之忽失后所

在上怪使覓后則后方親入宮庖手湯餅出薦上且

喜且感顧仁孝

原註曰三字人所忽此三字

仁孝爲慰勞

泣下乃呼仁宗及后前劇飲盡懽乃罷由是太子得

不易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既卽位命英國公張

輔持節册皇后明年仁宗崩宣宗立尊爲皇太后凡

軍國大事悉上皇太后太后亦每事諮詢不

致以聽政自居擅外廷議方是時海內太平上入奉起居出侍遊宴四方貢獻雖瓜果微物亦必先上皇太后然後嘗食兩宮慈孝聞天下宣德三年太后遊西苑上親掖輿皇后皇妃皆從行泛舟登萬歲山上捧觴上壽獻詩頌太后太后亦賜觴論上以保境安民至意上稽首謝五年二月謁長陵獻陵上親案鞶騎導至河橋下騎扶輦行既過復騎畿民觀者夾道傍皆感悅呼萬歲時陵園父老適迎至太后顧上曰百姓以君能安民故不憚遠赴趨承踊躍爭欲得望顏色倘無以安之恐天下之望君者不止是矣上

形史拾遺記
卷二

一

拜謝及還上奉太后過農家名婦女問生業安否婦女應對俚朴如家人然太后喜賜鈔幣飲食時有以野蔬村酒獻者后嘗訖復賜上曰此農家味當知之扈臣張輔塞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請候見行殿太后慰勞之賜酒饌及白金文綺且曰爾等皆先朝舊臣今日之清寧得展游宴雖祖宗實祐之亦卿等輔相力也其勉導嗣君無忽輔等頓首謝是日論上作賞春賦他日上謂士奇曰太后謁陵還悉能道汝輩姓名及所行事謂張輔武臣也而達大義塞義厚重小心但少斷耳惟汝能正言無所避先帝或數

不樂然終能從汝以至不敗特三事未從可悔也士
奇謝太后遇外戚嚴兄杲彭城伯弟昇忠安伯至醇
謹時論以恭儉嗔飭保家族不許預議國事楊士奇
每言昇果賢非他戚比卽所議事鮮非是者其令預
議便太后終不許暨宣宗又崩英宗方九歲太后謂
國福長君欲名立褒王不果英宗旣崩大臣請太后
聽政太后曰毋壞我家法凡事付閣議然後行致書
兄杲及弟昇弟朝參勿干預一切特除去宣宗宮中
諸玩物及不急諸務時勗上以學又數語洪宣間委
任股肱事故是時天子尊師傅興學校舉任賢才爲

形史拾遺記

二二

一代極盛正統二年太后御便殿名張輔楊士奇楊
榮楊溥胡濙入上東立近榻輔等立西下女官佩刀
劍襍侍太后名輔等前曰卿等皆舊臣嗣君幼幸同
心爲社稷計又語士奇溥曰先皇帝監國時念二卿
孤忠及在位猶時時道之言在耳不忘也士奇等伏
地謝乃顧謂上曰此五臣皆先朝所簡帝其重之凡
事非五臣贊決勿行也先是中官王振者在宣宗時
曾以技巧逆上意後用英宗伴讀恩秉司禮監惡未
著也然而太后知其奸故當大臣請垂簾時太后令
一切政務必閣下裁決越日遣使一至閣詢若日議

諸事俟閣臣列奏太后親聽之始行或出振不起閣
議者必立名振責格其事其防如此然終恐振不可

制原評曰急著此段則后之愆振有謂舊
本皆遺此或將此記他處俱失篇法至是令呼

振振至太后色頓改曰汝侍帝起居多不法今賜汝

死女官抽刃加振頸帝跪請五臣隨帝跪太后曰此

輩誤人國多矣帝烏知之既而曰且以帝及諸公故

寬汝勿再也由是振終太后世不敢預大政七年十

月乙巳太后崩遺詔曰吾自洪武中配仁宗皇帝三

十餘年及爲未亡人又十有八年今得全歸從先皇

帝地下足矣惟是國家至重當以愛人爲保國之本

形史拾遺記

四

爾諸臣咸佐帝行仁政秉忠勤勿懈諸后妃家遵皇

祖訓戒勿干預國事喪服遵仁宗遺詔以日易月天

地祖宗社稷之祭不可以甲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

常例勿停十一月丁巳上尊諡曰誠孝恭肅明德弘

仁順天啓聖昭皇后越日祔太廟合葬獻陵后生宣

宗及越王瞻墉襄王瞻墻方太后大漸時召大臣樹

前問國家尚有何大事未舉者士奇言建庶人立四

歲雖已亡當復其位號修其實錄太宗詔有收方孝

孺諸臣遺書者死宜弛其禁太后默然未答若不省

者諸臣受顧命遠出故遺詔不及焉

宣宗朝

恭讓胡皇后者宣宗廢后也名善庠濟寧人

父榮生七女洪武初長女名善圍以才色給事掖庭

充尚宮頗見任使榮故于是時得授錦衣衛指揮至

永樂十五年有詔選皇太孫妃司天奏星氣見奎婁

當在濟河間求之使者下濟寧因以榮第三女進則

后也按之合法相遂于是年冊皇太孫妃先是鄒平

孫忠者由太學生擢永城主簿生一女姣皙而慧仁

宗張皇后永城人也其母彭城伯夫人曾見孫氏女

于上簿官舍奇之會永樂八年太宗謂皇太孫長當

擇配彭城夫人稱孫氏女賢乃因張皇后言于太宗

形史拾遺記

五

太宗取孫氏入宮甫十歲卽令張皇后育之已七年

矣原評曰此以合傳體敘二后事方有眉目舊史如隔幔張炬絕不明白至是詔選妃

以司天奏故竟冊立胡氏而以孫氏爲之嬪彭城夫

人每爲張皇后啣啣而張皇后賢不言也原評曰著此句又著

下句俱見筋節是時仁宗知其事故于仁宗嗣位冊孫氏嬪

時特賜孫氏得服妃冠服宣德改元尊張皇后爲皇

太后皇太后有旨謂兩家定位久無可議仍冊胡氏

爲皇后孫氏爲貴妃故事冊皇后用金寶金冊皇貴

妃而下金冊無寶時宣宗初嗣位意亦稍稍向孫氏

特爲孫氏請寶于太后敕尚寶製金寶如后賜孫氏

當時疑之既而上頗事遊幸且好弄后數數規諷士
稍厭后適后疾無子而貴妃宮人有身者貴妃隱之
爲已有二年十一月宮中傳言貴妃生皇第一子上
遂名張輔蹇義楊榮夏原吉楊士奇入諭之曰朕有
一大事與卿等議固出不得已然亦決矣朕三十無
子而中宮屢身不得育頃且病日者言中宮祿命必
無子今貴妃有子當立爲嗣夫母以子貴禮也特何
以處中宮輔等皆不答上乃舉后過一二顧榮榮進
曰是可廢也上曰廢后有故事耶義曰宋仁宗廢郭
后爲仙妃是也時輔與原吉士奇嘿然無言上特問

形史拾遺記

六

士奇士奇曰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也寧有爲人子
而議廢母者榮曰上命也士奇曰正惟上命勿輕出
耳輔與原吉是士奇且曰此大事非詳議不可上曰
不貽外議乎士奇曰宋仁宗廢后孔道輔范仲淹極
言其非因率臺臣十數入入諫見黜夫廷臣非之至
今史冊猶譏之誰謂無議哉既退榮謂原吉曰上志
久矣恐非臣下所能止者原吉曰然廢之不可也士
奇曰卽上所舉中宮過亦何一當廢者而輕言若是
明日上名榮士奇至西角門問曰昨議云何榮出懷
中紙條后當廢事以進上覽未及竟輒然曰渠曷有

此顧士奇爾何言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有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宋仁宗廢后而後復悔之願陛下詳慎幸勿却休福而貽後悔上不憚罷他日又詔問五人輔原吉對如前士奇曰皇太后神聖豈無旨者上曰與卿等議卽太后旨也是日議未決最後乃獨召士奇于文華殿屏左右諭曰朕旬卿必欲卿處之如何士奇曰此非臣所能處也上曰雖然以旬卿如是者三士奇俯久之仰而曰中宮與貴妃無嫌乎原評曰有大明一代多廢后自此始大臣依回處寫出可惜曰無之項中宮病踰月而貴妃日過視且倍慤也士奇曰若然曷若乘中宮有疾

而陛下導之使辭讓焉上曰善卿第勿言俟朕入導之數日復召士奇曰如卿言中宮果辭讓雖太后不許貴妃亦不受然中宮意決矣士奇曰若此願陛下待兩宮均等無厚薄無崇庠終之始之昔宋仁宗廢郭后而恩意彌篤可監也上曰朕不食言明日以諭義等義等皆曰善上乃敕禮部皇后自罹多病不能承饋祀重以無子懷謙退上表請開朕念伉儷重屢拒不納而后愧再三不得已已從所請矣夫因其謙德而遂尊之禮也其稱號服食侍從悉仍舊不改如敕乃更立孫氏爲后而后竟廢后乃退居長安宮性

本恬不喜事華飾至是學清靜奉黃老爲仙姑張太
后甚憐之特召入居清寧宮凡內廷朝會饗宴必命
后居孫后上孫后常怏怏英宗立尊張太后爲太皇
太后孫后爲皇太后后益謙讓然視后如故正統七
年太皇太后崩后祭奠列名妃嬪中竟不得與孫后
齒因痛哭不已踰年亦崩下外庭議喪禮時楊士奇
病在告諸臣就問之士奇請用后禮葬諸臣曰此非
內廷意也士奇面床陰不言諸臣竟用嬪御禮別葬
于金山諡靜慈仙師天順六年孫太后崩英宗皇后
錢氏嘗事后知后賢每爲英宗言后無罪廢羣臣畏

形史拾遺記

八

太后殮葬諡號皆無禮傷之英宗問李賢胡母后以
疾請閒耳諡仙師豈令典耶朕欲尊上皇后諡且飾
其陵寢饗殿神主皆得更制如奉先殿式何如原評
宗復胡后位號與止宮妃殉葬皆足爲千古法式第
復位號事稍涉私嫌猶不及孝宗之公若止殉則度
越遠賢頓首謝稱善上敕羣臣皇考以胡母后多疾

聽其請閒朕以冲齡當母后令終上諡無狀心甚缺
然其改議尊諡令所司修葺陵寢饗殿如制七年七
月己未禮部尚書姚夔等議上尊諡曰胡太后入嬪
先皇久專宮闈嗣任奴之微音慕黃老之清靜讓位
別居優游卒歲顧典禮未行重違素志尊崇有自特

發宸衷夫有至行者必受令名嶺迨遠者可風未俗
先太后謙讓如彼我皇上克念如此至德大孝古今
罕有臣等躬逢盛事不敢掩忽謹議上尊諡曰恭讓
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乙丑修陵寢甲戌遣駙馬都
尉石璟詣陵所祀明寶焉開通靈通皇太后
宣宗繼后孫氏鄒平人永樂八年選入宮十五年爲
皇太孫嬪二十二年改稱皇太子嬪宣德改元則貴
妃時雖立皇后胡氏而后以無子且多病將遜位與
妃妃乃謬敬后后病妃故朝夕視陽爲憂勞及妃稱
有子后上表退讓請定國本妃猶固辭曰皇后病已

形史拾遺記

九

自有子吾子敢先皇后子耶宣德三年三月以后表
遜故竟冊貴妃爲皇后子爲皇太子是爲英宗英宗
卽位上尊號曰皇太后車駕北狩后用于謙策斥議
遷者而命邸王入監國社稷安邸王卽位尊后曰上
聖皇太后時英宗在迤北后嘗寄禦寒衣裘手自縫
織及居南內后時遣使問候遺珍饌且數自入視
會守者王誠舒良密謀伺后入當白景皇帝留后南
內后間始不往既而石亨曹吉祥等謀奪門密白后
后許之英宗復辟上徽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先是
宣宗冊后爲嬪時賜嬪冠服及冊妃賜妃寶皆非制

一詳一略當與初后記參看明初宮闈無上尊者時

眠王徽序因禮部尚書楊善以請英宗難之曰恐非祖宗法貽後議也其後尚寶卿錢溥兵部尚書陳汝言復以爲請且曰復辟時非太后有詔誰敢提兵入禁門者今曹石等皆受賞而太后尊號缺然是違卑而反遵尊也上從之然而明代之廢后上后徽號凡宮闈被例皆自后始矣后端慎而有裁決然故識大體其待外家皆有法初王振肆橫祭酒李時勉遇振車不下振怒廉時勉他過械其首示文廟前太后聞大驚召上曰祭酒者國子師也至重卽有罪奈何戴

形史拾遺記

十

囊頭辱之謂觀瞻向上謝不知太后大怒曰卽不知何用汝作皇帝帝遣問知振所爲立釋之上木之變太后知于謙能任難卽以侍郎陞本兵復辟後太后憐謙忠社稷以不賞死面詰上曰何爲不留謙上深悔悟至若后父忠在未樂初爲未城主簿母董氏年九十有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竝以后故賜官爵繼宗爵會昌侯董典董大夫人弟亦以奪門功封海寧伯然太后無私外家意時繼宗已侯復有爲紹宗言者上謂李賢曰孫氏授官必數請而後得之然太后猶怫怫不樂曰我家有何

功而冒濫至此今左右復爲之求恩謂慰太后心不知正不爾也賢頓首稱嘆因曰祖宗家法外戚總不得預政今會昌侯典禁軍太后知之乎上曰近侍初言京營者所以警非常非皇舅領之不可故與之實非太后意且太后未嘗不悔也會顯宗奴客奪庄田私造店房截估人貨上命議如法其兄會昌侯乘間請且乞太后念董太夫人太后曰豈可以親故骹國法也敕還田毀店房革械其奴客戍之天順四年清冒迎駕功許檢舉繼宗檢舉其子弟家人共二十餘名上用李賢言令革去家人存子弟名曰若白太后

形史拾遺記

十一

不侯矣六年九月崩上尊諡曰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合葬景陵主祔廟

景泰吳太后者宣宗妃景帝母也丹徒人宣宗以宣德中冊吳氏爲賢妃景帝卽位尊爲皇太后英宗復辟復稱宣廟皇賢妃成化中薨父彥忠先官都督卒子安封安平伯天順元年削爵

郭嬪名愛字善理鳳陽人穎悟警敏有文章名宣宗問之納爲嬪入宮二十日卒嬪自知死期書楚聲以自哀其詞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子之孝也心傍徨而

不能已兮昇則可悼也

英宗朝 正睿皇后英宗后也姓錢氏直隸海州人

洪武初有錢萬者以軍功封昭勇將軍世襲金吾指

揮使再傳及貴由金吾指揮使陞中軍都督追贈安

昌伯一作后族微娶明威將軍燕山衛指揮僉事包

諒女一作后父貴以燕山生后正統六年正月奉太

皇太后懿旨敕禮部選擇直隸南京鳳陽淮徐河南

山東西陝西官民家女子年十三至十五容貌端潔

資性醇美中禮度者有司聘給其父母親送詣闕時

后年十四中選迎入宮八年四月冊為后十四年上

形史拾遺記

十一

北狩后盡出中宮所有賞仗變之佐迎駕費每夜露

告天罷即卧地因壞一殿復以久泣故傷曰景泰改

元遷后仁壽宮及迎上還后乃隨上居南城上復辟

太監蔣冕自於皇太后謂后無子周貴妃有子請立

周貴妃為后上怒立斥之先是太后陰以上為子人

無敢言者至是太后崩后具言狀且為胡廢后白所

枉上始悟然終莫知毋宮人者為誰也甚恨會后弟

欽鍾以從征殉土木難上念之欲封其子雄而后辭

甚至上以是益重后然終念后無子恐他日蹈胡后

轍特于彌留時遣命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朕同葬

大學士李賢書冊藏閣中。憲宗立上兩宮尊號。周貴妃倚子貴。故不欲與后齒。曰豈有皇帝非其子而稱太后者。倡言錢后無子。損肢體。久病當視。胡廢后。故事獨尊上生母爲太后。遂傳貴妃意。使太監夏時集外廷議。大學士彭時李賢交爭之。且曰。胡太后以讓位。故遲于上尊。今太后名位在未嘗讓也。夏時曰。卽讓何不可。時曰。胡皇后讓位。宣廟在也。先帝已大行。臣子誰敢爲太后讓者。夏時厲聲曰。公等敢二耶。二卽罪矣。彭時仰天立語曰。兩宮同尊。皇上之孝也。臣子所不敢不爭者。正爲皇上全孝德耳。錢太后已無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子。又誰利耶。有太祖太宗之遺法在。又誰二耶。夏時入請命。良久出。令草立尊詔。時復與賢議。特加正宮二字。以別之。乃上后曰慈懿皇太后。而上周后曰皇太后。當是時。上方營裕陵。時與賢復疏營三壙。以俟而上。不之許。成化四年。太后崩。復集廷臣議葬事。彭時首言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祔廟。故制也。有伺議。夏時曰。所議者謂慈懿無子。損肢體。必難以入山陵耳。彭時曰。慈懿母儀三十年。當先皇帝在時。未嘗以損肢體。無子違寢御也。夫先皇帝不異室而爲臣子者。反謂其難。與同穴。吾未敢聞。况先皇帝遺命在。卽

原評

日誌言類
此序快

他日上御文華殿名閣臣至問慈懿禮如

何彭時仍以合葬對上曰朕豈不知但與皇太后有
礙耳時曰皇上以孝事兩宮禮之所合孝之所歸也
何礙時商輅劉定之等皆言之且曰孝從義不從命
上曰不從命尚孝耶彭時曰合葬亦先帝命也臣惟
陛下從先帝合葬之命而後虛其右壙以曲從太后
之命庶孝兩全耳夏時曰前議三壙已不行今可再
乎彭時曰慮今有爭前所以議也前既不行今所以
爭也原許曰語者對針舊史敘此驢頭馬嘴矣上不能難彭時出明日復
上疏謂太行皇太后正位中宮陛下既尊之為慈懿

形史拾遺記
卷三

十四

皇太后在先帝伉儷之情與陛下母子之義俱炳然
矣今復以祔葬之禮反多異議是必以皇太后千秋
之後當與先帝並尊陵廟惟恐二后同配非本朝制
耳夫有二太后自今日始則並祔陵廟亦當自今日
始且前代一帝二后其並配祔者未易悉數即如漢
文帝尊薄太后雖呂后得罪宗社尚得與高帝並葬
長陵宋仁宗尊李宸妃雖章獻劉后無子猶得與真
宗同祭太廟何則並尊不相格也今陛下純孝遠過
前代而祔葬一節反出漢文宋仁下臣未之信且慈
懿既祔則皇太后千秋之後正足驗兩宮雍穆在生

前既其所尊而身後更同其享此後漢觀型所出起也疏入再下議吏部尚書李秉禮部尚書姚夔廷臣九十九人皆議如時言且曰萬一大行皇太后與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不合葬同耐安保後來無議改者上曰卿等言是也但朕屢請皆未得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卿等爲朕圖之明日詹事柯潛給事魏元等疏上又明日尚書姚夔等合疏上皆執議如初內旨猶傳別擇葬地夔等乃率百官跪伏文華門候旨自巳至申上諭羣臣退衆叩首曰不得旨不退于是商輅劉定之等皆入內勸上降旨如羣臣議羣臣齊聲

形史拾遺記

十五

呼萬歲退七月丙子上尊諡曰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九月庚申耐裕陵然猶異隧去英宗元堂約數丈中窒之而虛右墻待周太后則隧道通焉且又不得與於奉先殿配祭弘治十七年周太后崩孝宗問劉健李東陽謝遷出裕陵圖指示曰此有二隧然是隧中通而是隧則否此當日中官爲之外廷未曉也朕見成化間有彭時姚夔等疏夔先朝大臣爲國如此而猶餘遺憾爾健遷等乃極言當時委曲先帝不得已之意上曰當時先帝亦惑于彤家言耳司天謂上于陵堂恐漏風氣故因循聽之朕

今欲爲之一決因以指畫紙曰皇堂窒天地閉

反皇堂一通風氣流行朕意既定可無慮此健等力

贊之他日御便殿問健等曰太后祔廟禮如何健等

言祔太后自唐人始也祔太后自宋人始也漢以前

一帝一后而已曩者定議合祔配享以孝莊太后居

左今太行太皇太后居右如唐宋故事臣等以是不

敢復請上曰二后已非况三后乎遷曰彼三后者謂

一繼立一生母也上曰凡事須師古太皇太后鞠育

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舊制一帝一后今設

竝祔則改壞祖制自朕始矣不可且卿輩尚不知奉

勝史拾遺記

十六

先殿祭也皇祖特座一飯一匙而已夫孝穆皇太后

生朕朕且設奉慈別祀之今仁壽宮前殿寬朕意欲

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奉孝穆皇太后于傍歲時享

祀如太廟禮何如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東陽對曰陛下言是

也上曰雖然此大事須卿等確議時吳寬以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立議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

之宮皆別廟也漢唐亦然自宋始祔祭其禮已謬然

猶是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子孫所追尊者惟

李宸妃沒仁宗悲慟乃爲追祔雖至情然實非禮不

足法上覽議大喜翼日出奉先殿圖示羣臣指仁壽

宮前可廟處曰廟成并遷孝穆太后于此皆對曰善
再問再對遂命爲廟名孝肅太皇太后殿在仁壽宮
前奉先殿西其制中奉孝肅左奉孝穆中外稱合禮
頃之欽天監奏通陵事歲向不利內官監亦言英廟
寢傍難以輕動竟不行上意終不已就陵殿移英廟
神座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右

憲宗太后周氏英宗妃也昌平人初入宮爲貴嬪正
統十二年十月生太子卽憲宗也天順元年四月册
爲貴妃八年正月憲宗立尊爲皇太后與慈懿並成
化二十三年四月上徽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是年

彤史拾遺記

十七

十月孝宗卽位加尊爲太皇太后而徽稱如故太后
當憲宗時憲宗孝所以事養者備至五日一朝燕饗
必躬親每出游至尊必躬尊寶輿太后意所欲得惟
恐不得當稍不豫卽憂疑見顏色以故慈懿祔葬事
獨難太后意久不能決及孝宗入宮紀太后暴薨懼
懼不測太后親育之飲食起居必護視得以無恙故
孝宗之事太后過于憲宗日夕問寢館定省不輟太
后偶瘍孝宗夜額天適春郊當宴以太后未安詔罷
太后病已特詔論羣臣謂疇昔憲宗以天下養克盡
子道今皇帝嗣位實能紹述先志奉養加厚予偶嬰

瘳疾皇帝夜起籲天爲子請命春郊能宴問視惟謹

項者醫藥奏功食飲如舊以昔視今父子一道子甚

嘉焉又謂子感帝孝以爲天下物皆帝所有無以報

帝意故託之語言以彰聖德原註曰孝宗實有可且感語亦諄切堪念

命副藏內閣傳之無窮而上于是時亦奉表稱謝一

時中外稱慈孝焉十一年十月太后以清寧宮災遷

居仁壽宮越一年清寧宮成太后還居之先是太后

家以恩澤封者甚衆太后父能由慶雲伯進侯加太

傅及死追贈寧國公諡榮靖弟壽嗣慶雲侯或封長

寧伯壽加世襲壽子璋瑾瓚瑛瑛子瑋璿皆授錦衣

彤史拾遺記

十八

衛指揮千百戶或嘗與張鶴齡忿爭聞上前上以

太后故不問至是或家有賜田有司請釐正上難之

太后聞曰奈何以我故令皇帝不得守法使歸地于

官而后有長弟名吉祥者兒時好游游卽去其家爾

時太后未入宮也久之不歸至天順中爲僧大覺寺

好游如故晝游他所夜卽宿報國寺伽藍殿中太后

亦忘之報國寺者都城宣武門外小寺也太後夜忽

夢伽藍神來告妃弟在我殿中宿妃知之乎其夜英

宗夢亦如之醒而相語初不信遣小黃門物色之至

則小黃門見吉祥坦腹臥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入白

太后太后時爲妃以告帝帝名入大喜使其言生平
太后泣下因曰弟爲僧何如爲皇親耶吉祥曰爲皇
親何如爲僧

原斬曰其前後行
遇只此一語已了

乃遣還寺厚賜之憲

宗嗣位太后爲拓報國寺建大慈仁寺居之賜庄田
數百頃其後壽與或歸所賜田或身後隨見奪而吉
祥庄田藏寺中者雖至今猶存焉弘治十七年三月
太后崩議上尊諡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
太皇太后詔撰冊文未及上孝宗尋與劉健謝遷議
立奉慈殿別祀不祔廟遂罷諡仍稱太皇太后語在
睿皇后記嘉靖十五年遷太后奉慈殿主與紀邵二

形史拾遺記
卷二

十九

太后主竝祀于陵殿不繫睿純別嫡庶云

王皇妃順天人與胡惠妃皆有寵英宗遺命止宮妃
殉葬有云皇妃他日宜春葬惠妃葬桃山亦宜遷來
以下諸妃皆任其年終次第陪葬其後惠妃仍葬桃
山諸妃皆別葬金山然竟無殉者初太祖以四十六
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宮人十數人洪武三十一年
七月建文帝以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賓孫瑞王
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由錦衣衛所試百戶散
騎帶刀舍人進爲本所千百戶其官皆世襲以諸人
皆西宮殉葬宮人父兄輩所稱朝天女戶者也成祖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勝朝彤史拾遺記

三

景泰景皇后汪姓順天人祖泉金吾左衛指揮使父

瑛中兵馬指揮使皆以后封故進都督正統十年入

月英宗選擇郕王妃得后而賢册立之十四年英宗

北狩郕王山監國即帝位册為皇后時京師新被鹵

凡死事及老弱殺傷者暴骨滿原野后下懿旨令官

校掩埋且勸帝設齋醮卹之第后無子生二女而次

彤史拾遺記

妃杭氏生一子名見濟景泰三年五月將廢英宗子

憲宗為沂王而立見濟為皇太子議定后執不可謂

若此恐礙監國名夫猶是祖宗之天下已代之為帝

而反其子讓也讓則公公則賢名皆歸之上怒曰謂

見濟非而子耶竟廢英宗子立見濟并册見濟母杭

氏為后而后竟廢禮部郎中章綸上弭災疏首請復

中宮位號以正母儀忤旨榜掠幾死英宗復辟仍令

稱王妃會景帝晏駕廷臣議王妃之殉時杭氏先景

帝崩將及后李賢曰景泰妃雖嘗為后然旋見幽抑

生亦有何恩而死殉之且遺二女幼可憫也上惻然

曰卿言是而憲宗時爲太子雅知后不欲廢已感后
意因言上令他妃殉遷后外王府而留養二女于宮
中當是時錢皇后在宮憂勞哭泣曰藉后慰恤有如
妯娌而孝肅孫太后以母后烜赫頓失勢危疑見門
閭賴后事恭謹多保護願有以報后至是后淪落一
輿一衰因于后歸國時流涕飲餞凡在宮所有服御
貲器及其故宮人答應皆令隨后遷外王府而于是
外王府所蓄與宮禁等

原評曰典廢情
形寫得綿邈

后既歸齋素

事佛每歲時令節太后與后猶必召入飲宴敘家人
禮而二女稍長亦齋素矢不下嫁至憲宗強之始嫁

形史拾遺記

一

其一于郡馬王憲惟后父瑛于天順改元仍降都督
爲兵馬指揮使然亦隨進爲錦衣僉事終后之世皆
無恙正德元年十二月薨壽八十廷臣疑祭葬王鏊
曰葬以妃祭以后遂用皇妃禮合葬金山明年上尊
諡曰貞惠安和景皇后后性本醇懿然多執持不輕
徇英宗既復辟嘗入內帑檢故物問太監劉桓曰記
有玉玲瓏繫腰今何在桓言景帝曾取去當在汪所
上遣使再三索皆對以無有左右勸后出還上后不
肯旣而語人曰是實有之但景帝雖廢亦嘗爲天子
七年一腰繫何不可消受乃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

歸之上何有此數片玉當上索時吾實怒而投之井矣原評曰賢后此節尤不可少舊本多刪句不合其執持如此後有言后出

攜甚多者英宗命檢取得銀二十萬他物稱是則所蓄可知矣后賢而壽與景帝同齒閱歷數朝復位號而杭氏以景泰七年庚子崩諡孝肅祔廟至天順初革封號遷主別室其一子卽懷獻太子早卒

唐氏者景帝妃都督唐興女也以景泰七年進宮八月封皇貴妃寵倖冠後廷嘗乘馬隨帝遊西苑馬驚妃墮帝乃命中官劉茂選御廐之最良者日控習以待天順元年二月革封號妃王薨羣臣議殉葬及妃

妃無言遂殉之葬金山

形史拾遺記卷三

三一

憲宗朝成化

憲宗廢后吳氏順天人天順八年七月門立

爲皇后方憲宗居東宮時有宮人甫笄竊侍太子起居者卽萬妃也寵甚多無禮后立而惡之摘其不法加杖焉原評曰后能杖萬妃雖廢何憾舊史猶諱言祇稱帝所寵宮人何威儀乃爾先是

英宗擇太子宮妃有司以十二人進英宗親選得三人一吳氏一王氏一栢氏也三人皆留居宮中而第王爲首會孝肅太后與英宗先後崩憲宗不敢主復奉太后旨命禮部選擇三人選如故而掌選者爲司禮牛玉遂選立吳氏至是憲宗怒謂吳氏德不稱輕

率好歌曲不足母天下且選立非先帝意下掌選詔
獄重鞠之詞連后父俊及后弟雄謂立后時玉以王
氏非已選說太后更易而俊雄父子遂賂玉獄上上
乃白太后敕諭中宮爾輕浮麤率留心曲調不足以
敬承宗廟表正閭闔其上皇后而寶退居別宮且下
詔羣臣朕仰遵憑几勉舉大婚時方在疚不忍聞命
矧敢知其事特念皇后位重當先帝臨御親爲朕簡
擇賢淑其時已定王氏儲俟及時而太監牛玉朦朧
奏請易選吳氏禮成之後朕親見舉動輕率德不稱
位因察其實始知非預立者用是不得已請命母后

形史拾遺記
卷三

四

已廢吳氏閒住別宮更冊王氏以仰承先帝遺意時
后父俊已授都督同知乃敕與其弟雄同戍登州而
發牛玉孝陵種菜聞者寃之初典靈局局丞王綸者
侍憲宗東宮侍讀錢溥嘗教內書館綸受學焉時尚
寶司丞朱奎以幼童陪讀皆相狎及英宗不豫溥意
綸必入司禮密遣奎通綸綸因借奎造溥宅歡飲必
竟夕而大學士陳文者居第與溥隣每綸至溥必邀
文俱而是夕獨否覘之則屏人語選婚事然未有屬
也既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掣賢筆曰無庸有草
之者矣錢侍讀與綸計且代公賢頷之未發也會

英宗大殮綸侍立外衰而襲貂上惡之玉亦恐綸卽柄用遂悉數綸過且發其通溥狀降綸南京閒住而謫溥爲順德縣知縣凡與通者皆得罪玉勢大振至是傾玉者亦互相根株玉姪侍讀牛綸甥吏部員外郎孫琮皆革職而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朱寬李翔李鈞等復羣起劾玉詞連李賢謂賢與玉通上重黜徽等乃罷然兩家傾陷者皆借兩后事抵熾言詞曖昧多周章而于是廢立之勢成竟難挽焉后退居西宮適紀氏以懷姪故懼萬妃不測居后宮傍生孝宗而后保護之備至孝宗卽位念后恩命服饜起

形史拾遺記

五

居一如母后禮且將復后位號而抑于孝貞遂已之時邏卒有捕后姪盜幽宮寶器者名問之曰吳后自門隙投出非盜也上憐之置不問且復官其姪錦衣衛百戶

原評曰聖主舉動可感此當與神宗救穆廟恭妃事參看

正德中后薨劉

瑾欲焚屍以滅其跡閣臣力持之乃罷旣而議以妃禮葬

王皇后上元人中軍都督追贈阜國公王鎮女也英宗初擇太子妃以后與廢后吳氏栢氏留宮中意屬后英宗崩太監牛玉請太后而立吳氏而后與栢居別宮憲宗不悅下牛玉詔獄仍廢吳后立后焉時萬

敢使上知顧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常是時貴妃雖曰伺無所得且甚秘至五六歲尚不敢翦其胎髮唯吳太后廢居西內近安樂獨往來知其事時時就哺養上不知也他日上名張敏飾照鑑嘆曰冉冉矣而無子敏伏地曰死罪萬歲見有子何言無邪上叱安得有敏伏地叩頭曰有祇恐不能保耳倘能保子見在也上曰吾自當保之顧安得有有安在敏叩頭言狀上急起入西內令名見使至安樂堂宣旨后抱孝宗泣曰事已覺吾無生矣兒去見黃袍有鬚者兒父也乃爲孝宗易衣置小車中昇之行旣

形史拾遺記

七

至孝宗髮被地走入上懷牽上衣上顧視大喜且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一云太監段英乘間爲妃言妃念已不復孕乃啓上名見非是

評曰此段淋漓不必言且亦捨卒處寫得安浴與他本所記名見處迥然不同會其年五月

乾清宮災外廷憂上無繼嗣者稍稍見章奏上乃使司禮監懷恩出謂大學士商輅等曰主上有子六歲矣莫之知因具道故羣臣聞之皆大喜卽請爲命名擬上不稱旨上自名之於是後宮報有子者相繼至上乃移太后居末壽宮數數名飲酒甚懽貴妃日夜泣怨曰羣小無狀不使我知其六月候上召太后飲置毒酒中暴薨上悲悼之意貴妃而不敢言賜諡恭

恪莊僖淑妃張敏懼亦吞金死孝宗竟立爲太子成
化二十三年十月孝宗嗣位卽以其年十二月追封
皇太后諡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遷
葬茂陵奉主奉慈殿時貴妃已死中外譁然指切貴
妃家監察御史曹璘等請告貴妃罪于大行皇帝斥
其葬削其諡號孝宗不許曰何以妥先帝遂已乃特
遣太監蔡用之賀求紀家得紀父貴紀祖旺兄弟二
人以聞上旣悲傷念太后聞得其家兄弟來大喜詔
改名父貴爲貴授錦衣指揮同知祖旺爲旺授指揮
僉事賜予金帛第宅莊田奴婢不可勝計追贈太后

形史拾遺記

八

父爲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媼爲夫人其曾祖祖父亦
如之遣修太后先塋之在賀者置守墳戶復其家而
其旣以僞敗也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自語世賀縣姓
紀親族幼不能知也太監郭鏞陸愷皆聞之愷故廣
西人姓李蠻中紀與李同音因妄稱太后兄

一云愷故無爲

州巢縣人其時冒太

后兄世官錦衣百戶遙嗾鎮守兩廣太監爲訪其族

來而族虛無人唯愷女兒夫韋父成者出冒之有司
遂待父成以戚畹名所居里曰迎恩里于是貴旺者
謀曰父成本韋氏而猶冒焉况我姓李因詐爲宗系
上有司有司莫辯也旣而父成詣闕爭聽者遂父成

而仍不能察貴賤是否及上使使者修治后先塋壙
人凡姓李者皆自稱太后家數輩見使者使者訝之
謂紀也而李及還奏貴賤不實上復遣給事中孫珪
御史滕祐間行連賀間訪之珪祐微服入箠籠中察
得其僞狀歸奏上謫罪鋪等而戍貴賤邊海于是數
求太后家竟不得弘治三年八月庚寅禮部尚書耿
裕奏曰臣伏見陛下追念太后深涓陽之思重力微
之痛魏書力微無舅家使者數輩相訪見似而喜上聖之隆
恩昊天之極感也但粵西當大征之後人民奔竄歲
月悠遠踪跡難明陛下求之益勤恐天下鑿空以應

形史拾遺記

九

陛下者益巧昔者孝慈高皇后尋求家族久不克獲
乃立廟宿州春秋祭祀以表霜露今紀太后幼離西
粵實天已久連賀非徐宿中原之地嬪宮無母后正
位之年陛下風木雖悲訪詢雖切安能得其要領獲
其疏屬哉臣愚謂可仿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
號立祠桂林春秋致祭必有在天之靈來歆明祀者
上口孝穆皇太后蚤棄朕躬每一思念怒焉如割向
謂宗親尚可旁求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
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追慰聖母地下之孝朕虛
有此心終天痛之其依我皇祖故事封后父推誠宣

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慶元伯諡端僖后母伯
夫人有司立祠桂林府歲歲祀大學士尹直撰哀冊
有睹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二語上燕閒
念誦輒流涕

邵貴妃者昌化人與獻王母也父林洵沙軍杭俗軍

衛多貧人無業取民屋傍沙洵之得金以易食他人

則否後凡淘沙者卽非軍亦皆以軍名之一作死兵家女年十

四聘者七人輒死有指輒聘之已上馬矣墮而死其父充漕卒攜死至京生一女鬻于杭

鎮守太監太監愛其慧爲授書讀唐詩詩餘數千首

稍長有容色知禮太監攜還京會中宮選掌禮嬪妃

彤史拾遺記

十

應選時萬妃妒甚妃託微疾居外宮未進也偶夜坐

自詠所製紅藥詩憲宗過聞之大喜遂召幸原評曰今人見

此必以爲小說家言矣紅藥一本作紅葉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

年進貴妃生三子一興王祐杭一岐王祐楡一雍王

祐標興王卽睿宗也興王之國妃不得從興王作思

親詩上妃妃答之正德十四年世宗繼大統妃老矣

尚在宮目盲喜其孫爲皇帝摸世宗身頂至踵乃推

本所生越舊制進稱皇太后嘉靖元年三月壬戌頒

詔曰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尊親之禮其來遠矣朕

祖母邵氏聖善慈仁靜專明哲克事憲祖贊理內政

燕禱兆祥澤隆啓佑濬發慶源若斯之遠而微號未
加朕甚恚焉其尊稱曰壽安皇太后大赦乃封太后
弟昌化伯大爲林治墳西湖費可十餘萬名邵皇親
墳杭人訛呼爲邵王墳是年八月上選婚初傳昭聖
皇太后懿旨昭聖者孝宗張皇后也旣而論內閣候
壽安皇太后旨行大學士楊廷和等再疏言事不歸
一無以昭示中外仍改傳奉昭聖旨十一月太后崩
卜葬椽子嶺世宗欲祔葬茂陵下廷臣集議禮部尚
書毛澄等知上意所在不敢爭楊廷和言宋寧宗欲
祔孝宗于裕思諸陵朱熹以爲祖陵不當數興工作

形史拾遺記

十一

驚神靈今祔壽安于茂陵不幾驚憲祖靈乎如原議
便上猶豫未決後用工部侍郎賈詠奏卒合葬茂陵
明年上尊諡曰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
太后別祀奉慈殿尋遷主陵廟改稱皇后卽孝肅孝
穆亦如之皆前此未有者太后嘗曰女子入宮無生
人樂飲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繫然以後選女入
宮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
家亦幸無以丐恩澤送女子入宮當時皆以爲良言
太后姪喜旣爲昌化伯一年卒子蘭嗣五年又卒無
嗣其族人爭襲下吏部會郭勛張璠方獻夫胡世寧

李承勲議世寧議曰皇上必嗣邵氏封者推皇考所
自于皇太后又推皇太后所自于其父母與其族氏
子姓可謂遠矣今皇太后子孫不幸皆絕而爭嗣者
又世次不明誠恐賜之一門之爵反賣其百代之宗
祚祀不享彌滋賀亂莫若罷封爵量加恩澤不報久
之特降旨令其族人杰嗣伯又久之革去其後族人
貧毀邵王墳拆其石賣官築湖塘焉

萬妃青州諸城人父貴爲本縣掾史以坐法謫居霸
州妃生四歲選入掖廷爲聖烈孫太后宮人及笄而
妍克小答應給事仁壽宮憲宗爲太子時見而悅之

形史拾遺記

十二

因竊侍太子旋命司秩改侍太子宮有日矣及卽位

吳后初立猶以宮人禮視之加朴責吳后廢王皇后

繼立鑿吳后事每損意優容之妃亦警敏故善迎帝

后意且籠絡諸嬪御諸嬪御畏之無敢忤者上嘗游

幸諸宮必令妃袴褶爲前驅猥褻備至然猶未立爲

貴妃也成化二年正月生皇第一子上大喜爲遣中

使四出祈祐諸山川之神三月封貴妃旣而皇子薨

妃亦自是不再娠于是大媾忌絕嬪御進幸卽偶有

進幸者必藥之墮其胎且有從是死者相賢妃生悼

恭太子暴卒卽孝宗之生頂上有寸許無髮皆藥所

中也時中外洶洶皆知妃無狀上將乏嗣深憂之言者每勸上薄恩澤廣御幸然未敢顯言妃之妒也惟給事中李森言及之而妃寵益甚初居昭德宮後復移安喜宮進封皇妃服用器物每侈僭在中宮上會彗星見六科給事魏元等上疏曰竊見春來留異疊仍近者彗星又見東方光侵台垣此皆陰陽相薄之所致也臣聞陰陽分政不可參貳頃傳中宮昭德彼此相亢一若有參貳之者曩者大學士彭時禮部尚書姚夔每以爲言陛下謂此係內事朕自處置臣等聞命以來屏息傾聽將半年矣而處置未聞

原評曰彭姚二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公疏諫不另出附見于此此亦作法但傳尚食所司昭德進饈不減中

宮夫宮墻雖深視聽甚近衽席雖微懸象甚著陛下

富有春秋震位尚闕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聽其蠱

蔽而不思罔國本安民心哉不聽妃益驕恣凡四方

所進獻珍異奇巧必歸之妃中官卽用事稍忤妃立

見斥逐妃所親倖者出外鎮守如錢能覃勤汪直梁

芳韋興輩皆假貢獻科民財中外騷擾至爲妃求福

凡一切祠廟宮觀齋醮懺禮之費竭水衡輸之宮中

帑藏爲之一空上嘗指語芳興曰帑藏之空由汝二

人汝知之乎興懼不敢言芳仰言曰臣爲陛下造齊

人之福何謂藏空卽以所建祠宇歷數之上曰我或
怨汝恐後人無汝怨者蓋指東宮也芳等退而懼時
上方鍾愛興王或爲芳等謀曰不如語昭德勸上易
之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如
此則共保富貴無已豈直免禍哉然之言于妃先是
東宮生母薨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貴妃召爾
食勿食也旣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曰疑有毒不
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卽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
能語至是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
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二十三年春上郊天

大霧人皆訝之明日慶成宴罷上還宮忽報貴妃薨
妃體肥是日以拂子撻宮人怒甚中痰死上聞報撫
然曰萬使長去吾亦安能久矣爲輟朝七日諡曰恭
肅端慎榮靖皇貴妃葬天壽山初妃父貴以兵馬指
揮使進都督同知見通錦衣衛都指揮使通妻王氏
出入掖庭大學士萬安呼丘嫂每邀之來家敬禮之
朝士伴進者爭趨通門立治初言者藉藉御史曹璘
請削妃諡號而魚臺縣縣丞徐頊請籍萬氏家窮治
紀太后暴薨狀孝宗不從遂已語具紀太后記

勝朝彤史拾遺記

四

孝宗朝 弘治

張皇后孝宗后也興濟人父轡母金夫人夢

月入懷生后后當適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為

太子妃則前所當適者病已孝宗即位立為后篤愛

宮中同起居無所別寵有如民間伉儷然者轡自都

督同知封壽寧伯其卒也加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

而鶴齡弟延齡亦從都督同知進封建昌伯並加保

彤史拾遺記 卷四

傳其他羣從以后故受中書舍人及錦衣百戶諸官

者不可勝數帝又為后立家廟于興濟土木閎麗明

世外戚之盛無過張氏者后知大體不干預政事而

外家稍盛多側目帝陰為之解山東副使楊茂元以

河決論事言水陰象失職以后故后怒甚必殺茂元

上為后徵茂元至薄謫之而御史胡獻論延齡鶴齡

上下之獄竟解戶部主事李夢陽言二齡二齡奏夢

陽謗訕母后當斬金夫人入泣訴上下夢陽詔獄他

日上與后夜遊南宮二齡侍酒牛上名鶴齡膝前解

之曰毋使我以外戚殺諫臣鶴齡免冠謝乃已帝之

所以內應后而外處羣臣若此。后生武宗及蔚王厚焯。至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正德五年。加慈聖皇太后。武宗崩。太后委政楊廷和。散豹房。收江彬。神宗下獄。罷威武。團練官軍。革皇店。旂校。而遣各邊鎮守。太監之在京者。凡喇嘛。哈密。諸屬國留侍者。皆使還國。一切政務。皆整飭儲備。以待世宗。世宗入嗣。加稱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已而復進聖母。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上初母太后。已用張璁議。母本生太后。而以后爲皇伯母。居仁壽宮。十五年。進昭聖恭安康惠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辛酉崩。諡曰孝康靖肅莊慈。

形史格遺記
卷四

一

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合葬泰陵主祔廟后正位中宮侍孝宗者十八年。歷武宗朝爲太后。十六年及世宗嗣位。又二十年。其長年享尊宮中。比之孝誠張太后。獨太后定策迎立世宗。而世宗事之不以禮。初興國太后迎入宮。后尚以藩妃相視。稍抑之。及上入朝。后后頗倨上。以此銜后。當大婚時。初傳昭聖旨。而卽以壽安易之。及三年二月。興國太后誕節。敕命婦朝賀。燕賚倍常。至后誕獨免賀。修撰舒芬具疏言。昭聖誕節。乃陛下承歡之會。所當聚天下歡心。以奉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賀。遠近驚疑。宜別降綸音。以彰至

孝敕奪俸三月御史朱泚言胎聖手攜神器親授陛下母子至恩天日昭見幸值千秋義應請賀縱母后固辭陛下猶宜敦請豈可以傳免之旨出自陛下命逮詔獄又御史馬明衡言暫免朝賀在平時則可當此議禮紛更之時忽聞報罷安得無疑使此旨出自太后則必有因事拂鬱生今昔之感此不可不有以慰之若出聖意則母后在宮恩同一體豈可以本生嗣統分等殺哉下北鎮撫拷訊已而御史陳逅季本員外郎林惟聰又言陛下以宮闈之故罷及言官其于本生正統之義軒輊已極忠臣義士尚敢忼慨言

形史拾遺記

三

天下事乎并逮訊之會后弟延齡爲人上變以殺人

謀逆坐族誅

原評曰世宗隱心大不可刑部尚書聶問此篇節節具良史筆意

賢覆言無左證卽有謀亦未成世宗怒曰論謀逆者

謀不謀耳以成否耶詰責賢等使急促窮治太后皇

恐無所出會哀冲太子生太后請入賀上知太后欲

有言謝不見太后使人請亦不許閣臣張孚敬乃上

奏曰延齡過惡有之顧實未反且孝宗皇帝獻皇帝

兄也延齡其懿親陛下宜推獻皇帝友愛之情以全

椒房之誼毋傷伯母心世宗降手書曰親不過同姓

同姓爲逆其能免乎天下者高皇帝天下孝宗皇帝

守高皇帝之法者卿慮傷皇伯母心亦慮傷高孝二廟心邪孚敬復奏曰臣何敢爲延齡游說但臣受恩重不敢不對當陛下嗣統時昭聖太后欲子陛下在朝諸臣亦曾多設謬妄惑悞太后陛下獨用臣言排破衆議孝隆所生始尊太后曰伯母然而朝士歸過陛下至今未已茲者延齡被罪大小臣工黑無一言豈以爲延齡果可誅太后不足顧哉誠幸太后一旦不得所安以深陛下之過耳夫謀逆之罪滅人種類必欲成獄當坐族誅昭聖皇太后獨非張氏人乎臣又不審陛下何以處此世宗乃弟坐延齡殺人罪絞

形史拾遺記

四

降鶴齡南京錦衣衛指揮會冬月慮囚上欲卽誅之令考問漢薄昭故事孚敬又奏曰明律皇家祖免以上親太皇太后皇太后總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皇太子妃大功以上親犯罪當議公侯誓券有免死文延齡戚則皇太后親也爵則侯也宜緩與否似應議上曰且爲卿已旣而有男子班明者奏鶴齡私通益莊王造符咒壓帝星上逮鶴齡道死而市人劉東山者陰賊人也以他事繫獄與延齡居延齡久繫怨望時採摭故事寫成帙題其端曰君道不明東山竊取之他日牢吏弛延齡鉗繫紲東山東山不受紲

吏笞焉東山忿因挾延齡手書上奏奏及吏上復大怒曰死革無君果矣名赦東山加延齡罪斬而罰諸刑部官前後弛繫者東山出益僞張疏草持喝延齡家曰鮮衣怒馬恣行長安中百官畏之大學士夏言曰誰能治此御史陳讓曰讓能一日東山怨其父關弓射之不中父告讓讓窮捕東山東山忿反誣讓諸子與延齡通竝爲壓星圖壓鎮聖母皇上其圖凡五十向年班明所言皆實延齡家人往來仁壽宮盜內藏伺上動靜皆御史讓陰主之上大怒逮讓等與延齡俱移繫詔獄東山因益株引所不快定國京山諸

形史拾遺記

五

公侯俱坐繫太后至衣敝襦席藁爲延齡請上猶不許陳讓從獄中上書曰東山等結構奸黨賣毀聖躬妄連宮禁陛下有帝堯旣睦之德而東山敢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言暴秦遷母之事若復赦不誅則將疇眦殺人如郭解離間骨肉如江充矣且天下未有忍于弑父而可以預人家國事者唯陛下詳察書奏不省會按詔獄者指揮王佐謬與東山知次第誥之得其情牘上反坐乃始械死東山出讓等而延齡竟長繫不釋暨后崩而延齡誅矣始辯故宦族鄉貢入太學父爲夔州守有聲

從兄岐爲都御史負侃侃名獨二齡以外戚故墮其
家聞者悲之

沈氏選侍名瑜蓮烏程人昭慶富民沈秀後也秀行
萬三洪武初徙家雲南而其族仍留烏程氏父延禮
仕于朝弘治初被選入掖庭孝宗試選女知書者命
爲守宮論氏援筆立成其發端曰甚矣秦之無道也
宮何必守哉孝宗悅擢居第一使給事御前賜名曰
女學士弟溥舉人官通判氏有寄弟試春官詩傳于
外

鄭金蓮者初名王女兒武成中衛軍卒鄭旺女也幼

形史拾遺記
卷四

六

鬻之高通政家因採入內備選侍得侍上寢其後遷
周太后宮侍太后名鄭金蓮宮中有訛言皇太子爲
鄭金蓮生者時皇太子已冊立會金蓮父旺陰結內
使劉山求自通山遂與言若女鄭金蓮卽皇太子母
也在周太后宮汝何不潛發其事而受尊享焉旺聞
之大喜遂稍稍播其語語聞孝宗孝宗怒磔山于市
并論旺死罪尋赦免至武宗嗣位旺悻悻以爲及今
不卽發則何待矣乃仍爲浮言如初而市僧王璽覬
與旺共厚利因于正德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璽密攜
旺潛入東安門墮言國母鄭娘娘幽居太后宮若干

年矣欲面見皇上有所奏東厥執以聞下刑部訊無實擬妖言律兩人不肯伏大理寺駁讞者再乃具獄誣罔議如山例置極刑鄭全蓮不罪

武宗朝

夏皇后大興人

一作上元誤考實錄作大典當是

武宗后也

正德元年冊立其父儒初授錦衣衛指揮尋陞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時監察御史杜旻上言人君處貴戚患在不教蓋其人多起側微一旦姻連帝室非乞田請爵則侵官罔利以所與居者非端謹之士未嘗問禮義之訓故也都督同知夏儒以后父得饗殊錫恐驕侈易成罪愆必至宜慎選儒生俾爲師友吏部

形史拾遺記

七

議如旻言乃選老成端潔堪爲師友者一人授以訓導之職令爲儒講學未幾封儒慶陽伯尋卒后以世

宗卽位歲上尊號曰皇嫂莊肅皇后十四年崩禮部

上喪儀請上素服冠經帶舉哀臣民二十日如禮上

曰嫂叔無服又兩宮在上朕服青足矣臣民則如母

后服耳禮部尚書夏言謂皇上以嫂叔絕服則羣臣

不敢素服見皇上請覲罷朝叅許之旣而下羣臣議

諡故事凡帝后諡竝用十二字至是大學士張孚敬

持異議曰大行皇后皇上嫂也與累朝元后異諡宜

用二字或四字大學士李時曰當用八字而都御史

王廷相曰均帝后也何殊之有夏言集上其議因奏
古人尚質諡法簡今以漸而增非獨飾嬖抑亦臣子
之情矣夫少可多多不可少大行皇后諡其于皇上
服制有無名分尊卑固不相涉惟是帝后媲美妻以
夫尊今列聖元后皆用一十二字而獨于大行皇后
諡文減損跡涉降殺二四與八于禮無據不如仍用
十二字爲當上曰朕昔在藩臣子也今則無事嫂如
母后之義且兩宮在上昭聖皇太后于皇嫂實壓母
道不使其再議禮部請如孚敬言用二字上曰其用
六字數既半合陰焉于是上諡孝靜莊惠安肅毅皇
后十五年上忽曰禮不備不稱配武宗加孝靜莊惠
安肅溫誠順天偕聖毅皇后十二字如故

彤史拾遺記
卷四

八

沈賢妃吳德妃皆武宗妃也賢妃父傳德妃父讓皆
以妃貴授指揮僉事故事選后以二女陪選正德改
元上大婚二妃陪后進慈聖太后卽命封爲妃越一
月命禮官上冊妃儀上乃具袞冕告大行皇帝几筵
預命鴻臚寺官設節冊案綵輿教坊司設中和韶樂
及大樂錦衣衛設鹵簿法駕上御華蓋殿皮弁陞座
傳制執事官舉節冊由殿左門出正副二使跪受制
制曰正德元年九月初七日皇帝冊沈氏爲賢妃吳

氏爲德妃卿等其持節行禮于是執事官舉冊置綵輿中蓋用黃鼓樂至右順門正使持節副使捧冊北向授內宮內官賞之由正門入詣二妃所二妃禮服護以扇宮人隨者各擎執迎節冊入拜受之女官宣冊授二妃而以節授內官賞之出右順門授使使持節復命于是二妃謁奉先奉慈二殿几筵詣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行禮還內殿上皮弁皇后具禮服陞座女官導二妃詣前行禮畢還宮方是時二妃固嫺禮當太后意而上甫新政盡宮廟之敬動合矩度一時宮中皆稱之

形史拾遺記

九

舊俱不備既而賜后家及二妃家各給庄田若干頃時奸民投獻者咸謂近畿土地腴利饒當佃諸近畿而近畿之不便者多怨望至嘉靖改元奸民覘世宗意薄無復舊威恩遂嗾之上訴而庄田盡除

王妃順天人能詩工筆札以才色爲武宗所幸嘗侍上幸薊州溫泉命妃爲詩妃手自書之刻于石

附詩

外風霜凍異常水池何事暖如湯浴一派流今古不爲人間洗冷腸

馬氏馬昂妹豹房供奉女也美豔江彬白之上時已

適畢指揮有娠寧庶人僞檄稱上令中使召迎之至

豹房馬氏善騎射解于鬪龜茲諸樂能道番語遂絕

幸封兄昂右軍都督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
庭中官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上嘗從數騎過
飲其第六科都給事中呂經等言近聞間住將官馬
昂獻其有孕女弟輒見狎愛且賂內降已超授昂右
軍都督臣等惶懼不知所爲夫以失身之婦而寵奪
宮闈必其人之有異耳夫天生尤物亂人聽視苟非
德盛鮮不及禍况其身已失也今昂及子弟出入禁
闈楊釗之寵重見今日昔者王氏封侯黃霧四塞昂
今拜官異亦若是恐失今不治漸致難測伏乞誅昂
并斥孕婦以遠禍本御史徐文華亦言中人之家尚

彭史拾遺記

十

耻再醮之婦以萬乘之尊而顧有是誰爲陛下進此
者罪可族也竊料其熒惑聖聽不過曰是姬殊色多
技能而又宜子陛下悅彼甘言誤蒙寵納已婚未婚
有身無身皆所不計萬一防杜闕略而不韋李園之
徒抵隙以進所繫豈細故哉且陛下降等威削尊嚴
與昂兄弟子姪媵服共坐或同臥起賞賚無章倖臣
皆降禮而莫敢抗其權寵可知矣馬姬專寵子內昂
等擅權于外欲禍機不發得耶俱不報未幾六科都
給事中石天柱等又言馬昂進納孕婦臣等已疏論
迄今再旬未蒙進止豈陛下之意將爲具有身諱與

秦以呂易羸而羸亡晉以牛易馬而馬滅彼二君者特不知而墮其計耳今陛下知之而復爲之何也萬或陛下急于宗嗣踪跡曖昧真僞未明言之咋舌宜立賜裁決蚤絕覬望御史程啓充等又言內寵爲嬖是謂女戎外寵爲幸是謂男戎妹喜伐夏妲已伐商褒姒伐周此女戎也莽卓伐漢賈趙伐晉安史伐唐此男戎也夫兵戈之顯伐易知而中籌之伏機難測馬昂兄妹寵擅後宮子姪無賴雜處中禁臣等昧死有言未蒙聖斷夫昂本驕淫暴橫而濟之以姦馬姬柔佞多能而濟之以媚是兼內外之戎于一家積夏

商周漢晉唐之患于一時也復不報後上幸昂第酒酣名昂妾昂忤上旨上怒起昂懼乃謝病歸既後得劉美人而馬氏寵衰

劉美人亦稱劉夫人太原民劉良之女

世稱美人名良女非是

晉王府樂戶楊騰名下妓也正德十二年上幸大同駐驛偏頭關遍索女樂于太原美人偕衆妓雜進上遙見美人悅其色及聆謳大喜遂從榆林還再召之載以歸命爲美人大見寵幸初居豹房後漸入西內專寢飲食起居必與偕言事輒聽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雖甚貴倨見必觸首

以母事之呼之曰劉娘娘後上將南征陰移美人至
潞河約駕先發而隨以他舟迎美人美人脫一簪贈
上行且以爲信曰見簪而後赴上藏簪衣間過蘆溝
馳馬失箸大索數日不獲去及至臨清州上遣中使
召美人美人辭曰不見簪非信不敢赴上乃獨乘舸
晝夜行傍徨至張家灣親迎美人載而南原評曰此
千載韻事
且出自實錄而舊史以
異詞譁之殊不必然當上發臨清時倉卒內外從
官無知者旣而有數人追及之亦寥甚民船爭榜見
上舟不能避抵觸訛訶湖廣參議林文纘衝上舟過
怒止之入其舟奪一妾行及上至揚州每以數騎獵

形史拾遺記
卷四

十二

揚州城西止宿上方寺後遂無厭屢出獵馳突不測
美人諫乃止時又稱爲夫人自上方寺至南京所臨
寺觀旛旛錦繡梵貝夾冊有爲上所錫賚者悉署上
與夫人劉氏名字其上正德十六年世宗入嗣用古
京給事王紀言以爲至尊別號嫫媿啓侮不可示天
下後世自今南北凡大行皇帝御駕所臨驛置寺觀
有書威武將軍鎮國總督及夫人劉氏名者悉令撤
去從之

浣衣王滿堂者霸州民王智女也以麗色嘗與選嬪
宮旣而罷歸耻不肯適人又時時感異夢謂必有趙

萬興者來。願當許之。其人貴不可言。里中僧出入智家。知其夢間以語人。道士段銀挾妖術聞之。遂潛易姓名。且賂僧使僧先一日謂智家曰。爾家明日當有大貴人至。詰旦銀至。問其姓名曰。我趙萬興也。智家懽呼羅拜之。遂妻以滿堂。銀乃出妖書轉相煽亂。愚民既神其夢。及見書大信從之者。日益衆。銀畏事漏。攜滿堂逃之。磁陽既而磁陽人亦信之。有嶧縣儒生潘依道。孫爵杖策至。陰受其術。時背人行。主臣禮于。是銀遂僭號改元大順。平定往來。牛蘭神仙二山間。久之銀出行新城。民掩獲銀。并得其妖書。撫按以聞。

形史拾遺記

十三

詔釋愚民之從者。獨斬銀與依道。爵三人西市。乃特降中旨。令勿殺滿堂。沒入之。以官奴送浣衣局。既而召入侍豹房。大幸。世宗嗣位。復出浣衣局。人謂之王浣衣云。

蕭山毛奇齡

又名姓字僧調稿

張文蔚風林樞星旋較

勝朝彤史拾遺記 五

世宗朝嘉靖

興王妃蔣氏世宗母也其先徐州人以尺藉

隸京師父劾初授兵馬指揮使嘉靖間進贈玉田伯

生妃通詩書嘗著女訓十二篇弘治五年冊為興王

妃生二子長岳王厚熹次即世宗也興王薨妃居邸

一年世宗入繼大統即位甫三日即奉箋詣藩邸迎

妃而令廷臣議推尊禮廷臣舉大義謂宜考孝宗而

彤史拾遺記卷五

稱興王為皇叔父妃為皇叔母議三上不允時妃已

迎至通州聞稱皇叔母大悲曰安得以我子謂他人

母乎不肯入上聞之啓慈壽太后願奉母歸藩而進

士張璉者逆上意謂宜考興王而母太妃上大喜乃

始迎妃來將入宮禮臣具儀法謂應由崇文門進東

安門皇帝出東華門迎而不許再議自正陽門進

大明門承天端門午門之東從王門入又不許崇文

門京師東門也正陽門者正門也御道在焉王門諸

王所出入門也上曰聖母當從御道入朝太廟于是

羣臣相顧爭謂王妃無謁廟禮不聽又謂當具諸王

妃儀仗不聽乃尊稱興獻太后具太后車服儀仗竟以太后從正陽門直入謁奉先殿不廟見頂之加稱興獻皇太后羣臣又力爭謂稱皇非是大學士楊廷和至辭位去不聽會清寧宮傍室災論者謂議禮所致乃姑稱興國太后然非上意也越三年上尊號曰本生章聖皇太后當是時張璪桂萼等揣上意有在益任情與羣臣辨謂上宜考興獻帝而母興獻后去本生二字乃成禮上是之遂以是年秋尊妃爲聖母章聖皇太后去本生二字

原辭曰此篇以逐節反覆爲章洪

五年爲

興王作世廟成奉妃入謁廟大學士石瑤等力爭之

形史拾遺記卷五

一

不聽七年加尊稱曰慈仁九年頒所製女訓于天下

十五年四郊廟享禮成加尊稱曰慶靜貞壽九月奉

妃謁天壽山七陵又謁恭讓章皇后及景帝后陵十

六年奉妃幸金山命諸臣進賀行殿十七年九月奉

妃居慈寧宮十二月癸卯崩諭禮工二部曰朕皇考

獻皇帝陵遠在承天升遐之日尚以諸王禮葬藩衛

淺薄堂隧狹隘比者展視山陵于成祖長陵之北得

支山曰大峪林崗鬱衍實爲吉丘欲起逆梓宮遷祔

于此朕不敢專卜告于皇祖旣得吉卜二三勛輔近

臣咸贊曰宜爾部臣其釋期襄事又諭曰聖母升遐

山陵爲重分遣大臣祭告大峪山預建顯陵于是以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爲奉迎行禮使兵部尚書張瓚爲禮儀護行使太監鮑忠爲奉侍官指揮趙俊爲吉凶儀仗官又敕太師翊國公郭勛知聖母山陵事上親幸大峪視之忽諭曰獻皇帝體魄藏顯陵者二十年北遷遙遠大不寧于朕心朕將奉慈宮南詣合葬其議以聞於是禮臣嚴嵩等議謂靈駕北來慈宮南詣共一舉也而春秋享祀遠近迥殊如初議便上曰孰謂四海非王土與且孝陵何以尚在南也因止崔元等母行第令趙俊往承天啓視元宮乃上太后

形史拾遺記
卷五

二一

尊諡曰孝慈貞順仁敬誠一步天誕聖獻皇后明年趙俊還謂顯陵不吉上乃議南廵九卿大臣許賢等暨左都御史王廷相各疏諫不聽已而侍郎呂柟給事中曾奭御史劉賢郎中岳倫皆相繼諫不聽已而太學生陳良鼎上書諫不聽良鼎下詔獄上乃至承天作新宮虛其一以待合葬工竣歸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慶都有堯母墓佚于祀典請祀之上忽曰帝堯母有墓洵乎合葬非古也卽拜少南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更議聖母葬大峪山四月上躬謁長陵忽召禮臣嚴嵩曰大峪山何如純德山耶仍命

崔元護梓宮南祔七月合葬顯陵主祔睿宗廟

陳皇后元城人少與諸女擲錢戲錢四側既長招聖

張太后爲世宗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得后迎入

宮嘉靖元年冊爲后授后父萬言都督同知賜第西

安門外工部尚書趙璜言西安門近宮治萬言第請

毋過高廣上怒逮營繕郎中葉寬員外郎翟璘下獄

而封萬言泰和伯給世券旣而萬言侵牟其縣民縣

令張好古執萬言家人杖之好古亦下獄時上方議

禮以爲禮始自宮闈每誦關雎講教化

值上與后坐張文二妃者尚著上循視其手后恚投

形史拾遺記

四

益起上大怒后以驚悸忽墮姪旣而崩當墮姪時萬

言乞妻入視上以非祖制不許至是議喪禮欲從殺

因裁禮官所上儀注上玄冠素衣十二日更淺色衣

聽政西角門朝兩宮則具如常服百官三日臨喪服

十二日朝則玄冠素衣通二十七日除閣臣張聰執

不可請上素衣經帶十二日乃更服玄冠素衣百官

則素衣經帶侍西角門通二十七日除上曰不如朕

言朕且以九日除矣聰曰不然天子與后猶父與母

春秋天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三焉爲后也古人服妻

三年後世易以期期之喪諸侯絕旁期也妻之喪正

期也日易月殺矣殺之九月後若有殺者則將無也且寧忍臣子不終若母之服者上曰以上有兩宮皇太后故也終不聽既而詹事霍韜奏曰今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古人父在喪母杖不上于堂避尊也臣請陛下玄冠素衣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裳御奉天門百官朝則玄冠玄裳退則素二十七日除謂夫陛下二十七日皆御西角門則無辨于大喪也百官表衣朝中門則禮不肅敬也陛下卽以玄冠玄裳御奉天門者當陽之義也猶之百官有妻之喪不當公也百官退而素不敢見陛下避尊之義也猶之古人

形史拾遺記

五

杖不上于堂也庶幾變于禮者之禮也上可其奏乃

諡曰悼靈皇后以其年別葬之天壽山嶼兒峪葬之

日出梓宮王門罷辭祖禮百官一日臨都給事王汝

梅諫不聽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議謂先皇后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者七年夭崩諡悼雖倖古法而靈義

有六竝非美稱請下翰林更諡上意既久釋乃改諡

曰孝潔皇后其後繼后諡孝烈先祔廟而后祇祔奉

先殿西室卽西夾室也隆慶初禮臣議孝潔大行皇

帝元配也宜合葬祔廟若遵遺制祔孝烈則舍元配

也若同祔則二后也皆不合典制臣竊以大行皇帝

升祔時宜奉孝潔配遷葬永陵孝烈移主陵廟制曰
可乃上尊諡曰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
后

廢后張氏世宗第二后也父楫錦衣衛指揮僉事后
初入宮封順妃嘉靖七年陳皇后崩兩宮皇太后命
上自擇諸妃中可者因下詔曰皇后之尊與朕同體
承宗廟母天下者也順妃張氏侍朕以來克盡禮道
其冊立爲皇后當是時上方追古禮而后甚婉婉稱
上意每歲祭后必從上分獻宗廟方春率嬪御行親
蠶禮日講章聖太后女訓于宮中嘗誦翰林所撰內

形史拾遺記

六

則新詩使宮人歌之以當古房中之樂如是者六年

原評曰著此段纏纏不知其爲風也至十三年正月癸卯忽降諭禮部

曰朕惟陰以相陽若地承天妻綱于夫道在敬順而

已朕元配早失進冊張氏藉其內助恩遇特隆近乃

不思敬巽罔顧承乾俟其自悛竟成終怙應收皇后

冊寶退閒別所其天下箋賀總停如勅十五年薨上

命喪葬視憲廟吳后禮十六年改稱廢后葬金山

方后江寧人安平侯方銳女以嘉靖九年選入宮十

年奉章聖皇太后旨選九嬪先是祖制無九嬪名自

后妃下雜置諸嬪宮而間以嬖姪貽儀貴人美人諸

位號今更明代名中無雖稍參漢制要其所以

為儲嗣計未嘗乏也至是特用張璠言謂上未有子

古者天子立后竝建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以廣儲嗣陛下春秋鼎盛宜博求淑女

為似續計于是下慈旨為九嬪之選而后居其首三

月后與鄭氏王氏閻氏韋氏沈氏盧氏沈氏杜氏九

人竝受冊竝冠九翟冠大采鞠衣圭用次玉黻文冊

黃金塗視皇后殺五分之一至期上袞冕告太廟還

服皮弁御華蓋殿傳制遣大臣行冊禮既冊乃從皇

后朝奉先殿禮成百官入賀上仍服皮弁受之當是

形史拾遺記

七

時后冊名德嬪上以其行禮敬且升降有儀度悅之

然未為后也原詳曰此篇逐段起伏皆見筋節越二年忽廢張皇后

欲立后以問夏言言故逆上意頓首曰臣請為陛下

賀夫天闔而地方者也上大喜遂以其年立為后而

以僖嬪沈氏為宸妃麗嬪閻氏為麗妃副之故事立

后謁內廟而已內廟者奉先殿也上謂天子立三宮

所以承宗廟故禮經有廟見之文何以不謁廟下翰

林禮部議議謁廟是正月壬子上御奉先殿遣太傅

武定侯助為正使少傅孚敬為副使持節冊立上乃

率后謁太廟及世廟越三日頒詔天下明日受命婦

朝賀于未央宮自是之後上嘗薦高祖及高后尊號
后捧高后主亞獻上稱其有禮睿皇后升祠及禁日
后親扶寶幄尚七挾惟謹睿皇后祥后奉几筵御嬪
御行享祀皆恭恪稱上意上嘗特褒之二十一年十
月上性卞待宮人多不測宮人懼會所幸曹妃及王
寧嬪侍上寢寢酣宮人楊金英等謀弑逆用組繫上
頸而以釵股雜刺上勝間幸繫組倉卒誤爲殊死結
得不縮金英懼同事張金蓮者知事敗走告后后馳
至解組上蘇然病悸不能言后命太監張左高忠捕
宮人雜治詞首王寧嬪云曹妃者雖不與然亦知之

彤史拾遺記
卷五

六

后乃傳上命收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于市并捕
斬其族屬十餘人而藉其家先是曹妃有容色上愛
之冊爲端妃故每侍上寢至是上稍愈疑妃寃曰端
妃我所愛宜無此心因德后救已而翻以妃故憾后
是年進后父銳安平伯爲安平侯以報后功二十六
年十一月宮中火中官請救后上不應后遂崩已而
復悼曰后救我而我不能救后原評曰此以述語
爲斷語純乎史法乃
欲厚其喪葬禮且欲重抑孝潔以厚之遂稱后爲元
后豫名所葬地曰木陵遣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國公
希忠爲正使持節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文華

殿大學士言爲副使捧冊諡曰孝烈皇后故事凡冊諡使臣至宮門內侍傳節冊以入上又諭諡后禮重其命二使上殿拜命于門內勿如舊明年二月喪百日特修薦事于永禧宮詔羣臣齋戒十日是日皆素服辦事五月葬永陵將葬禮官請儀注上命梓宮從中道行虞殯如禮用九數百官送喪者皆制服至入朝以素服加烏紗帽黑角帶退而以素服素冠辦事至迎主之日仍用制服至思善門外行安神禮主還更以素服素冠辦事禮畢除時延臣謂踰舊制且有引孝潔前事爭者皆不聽二十八年十一月后大祥

形史拾遺記
卷五

九

禮官請安主奉先殿東夾室先是孝潔葬嶼兒峪後主不議祔至十五年禮官始請祔奉慈殿邵太后傍以爲喪服小記有婦祔祖姑之文因祔主焉及邵太后遷陵廟而奉慈殿段廷臣議遷孝潔主于奉先殿旁室而殿旁地陘惟斜廊兩廡難以奉安于是有奉先殿盡西夾室之祔蓋迫于所請也今請安后主于奉先殿東則位先孝潔此明以元后尊后者而上復不許謂當祔太廟下輔臣嚴嵩尚書費宗等議嵩等言祔祖姑禮也請歲時饗獻則入太廟藏主則幄憲廟皇祖妣之傍以從祔于祖姑之義而上曰不然祔

禮無遷就者后雖非帝然帝之配也帝自有一定之序而后卽因之今后以朕存不啓櫃不定祝已矣安有饗在此而主藏彼之禮其依祖制奉祧仁宗而祧以朕他日之新序其勿違蓋上意尊后且慮他日祧睿考故欲乘已生存時預祧仁宗而借后以定序也

原評曰直斷數語皆舊史所未敢道者然史記漢書在木朝已自有此

嵩等謂論及新

序則非臣子所敢言乞下廷臣議上命暫已待再暮姑藏主皇妣睿皇后傍明年再暮奉主睿皇后傍入享于太廟位設新序不及祝而上終欲祔主太廟命再議禮部尚書徐階都給事楊思忠皆以爲不可餘

彤史拾遺記

十

無言者時帝使人覘會議得狀及疏入怒曰爾等懷二之心猶爾耶此非專論后也又非子爲親夫爲婦也第以朕躬論正序定位禮所應有乃無肯奉行者階思忠二人議定卽是矣於是階思忠惶恐言臣等愚昧不能仰知聖諭竊惟周建九廟三昭三穆率六世而祧至後兄弟相及亦有不及六世者國朝廟制同堂異室與周禮不同今太廟九室皆滿若以聖躬論仁宗當祧固不待言但此係異日聖子神孫之事而陛下自言之是自豫廟也臣聞夏人之廟五商以七周以九禮由義起五可七七可九九之外亦可加

也請于太廟及奉先殿各增二室爲十廟祔孝烈皇后毋祧仁宗陛下亦無豫焉上曰會議當人人盡言今兩人各一言而止此會議耶臣子之誼當祧當祔自應上請而乃自爲見且禮有一定苟定矣何猶豫爲於是階等乃如旨議上報問隨條上祧祔儀注并請曰忌祭近矣望可臣奏上猶銜初議報曰孝烈繼后非元后其所配者又入繼之君不忌祭亦可階等惶恐請益力上曰非天子不議禮后當祔廟朕久諭之顧謂未宜徒飾繁言惑衆聽實欲待題朕主矣因諭嚴嵩曰禮官卽從朕言勉強耳諸臣爭親爭帝爭

形史拾遺記

十一

耐爭名三十年矣至今猶未化耶今卽不忍祧仁宗且置后主別廟他日任臣下處之令忌日奠一卮酒不致以仁宗傷衆情也于是禮臣不敢復言第請如敕行許之後二年六科官表賀正旦思忠首署名上猶修前卻摘其表語詰責之杖之百削籍以杜異議然當時議臣從無敢爲孝潔言者隆慶初上后尊諡曰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皇后不稱肅字且移孝潔配世宗祔廟遷葬永陵而別祀后主弘孝殿見陳皇后記

皇貴妃王氏指揮僉事王隆之女嘉靖九年選入宮

十年間爲胎嬪十五年生皇子戴齷生時有他妃夢
星官以嬰兒送胎嬪上異之是年進胎妃明年間爲
貴妃皇子有奇質嘗見上叩頭曰兒不敢時時舉手
者以天在上也上奇其言至是益重妃十九年進皇
貴妃二十八年皇子薨年十有四時初冠行冠禮翼
日而病命太醫視之不治忽北而拜曰兒去矣端坐
而逝上悼之謚莊敬太子明年妃薨先是閻麗妃生
一子薨謚哀冲太子至是命妃與閻妃同葬而以哀
冲莊敬二太子祔之其地在天壽山已而禮部言妃
當與閻妃同祔主孝潔皇后陵廟詔可妃弟朝用累

官都督僉事

彤史拾遺記
卷五

十二

杜康妃者穆宗生母也大興人父林封慶都伯嘉靖
九年妃應選入掖庭明年封康嬪十五年進封康妃
十六年正月皇子生是爲穆宗三十三年妃薨是時
穆宗以裕王居邸上下禮部議喪禮尚書歐陽德等
言累朝皇妃或未生皇子或子非居長而受封國或
子立爲東宮而先薨俱與今不同惟成化中淑妃紀
氏薨所生皇子倫序居長與妃事相類但彼時孝宗
尚幼也今裕王旣已成婚禮宜持服主喪送葬乃議
上輟朝五日裕王主喪遵孝慈錄斬衰三年其儀仗

入數皆視舊有加上不許于是輔臣引洪武七年太祖命周王橐服貴妃孫氏故事以對曰彼慈母猶爾况生母耶上命考賢妃鄭氏例以聞於是德等復上儀註制可冊諡爲榮淑康妃葬金山及穆宗入嗣以隆慶元年正月己未諭禮部曰朕仰荷天眷嗣守不基迺惟慶源所自我生母榮淑康妃恩實大焉朕曩居外邸奉養之禮旣闕生前光揚之典未從身後追思罔極痛切于衷夫孝在篤于所生愛必由于親始令朕方以孝治天下而母恩未報大禮未舉其何以表因親之誼立成教之本哉昔孝宗皇帝上生母淑

形史拾遺記

十三

妃尊諡耐葬茂陵建奉慈殿大內歲時祀享萬世稱孝焉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鴻稱舉遷祔之上儀營祀享之專宇爾禮部其詳議以聞丙寅上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遷祔未陵祀主神霄殿

李嬪延津人嘉靖十四年十月夏言請慎選賢淑補嬪御以廣儲嗣上命夫人女官出諸王館選擇妃父李拱臣自詣通政司上白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因轉送禮部以請上曰此非大臣獻諛也旣係親陳當從所願遂令拱臣送至京既至適上行郊禮夏言請淑

女赴諸王館擇日選視上曰淑女至京適逢郊享此高禘之兆也原評曰動必引勅勿赴館選徑進大內

既進冊寧嬪無子薨

穆宗朝穆宗皇后姓李氏昌平人封德平伯李銘女

穆宗為裕王冊為妃生憲懷太子嘉靖三十七年薨

王邸穆宗卽位諡曰孝懿皇后六年秋神宗卽位加

上尊諡曰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合

葬昭陵主祔廟

繼后姓陳氏通州人一作大名父景行封固安伯嘉靖中

孝懿李皇后為太子妃早薨冊后繼之隆慶元年進

形史拾遺記 卷五

十四

為后已而后無子出居別宮越一年后疾左右無侍

者外廷憂之既疾甚試御史詹仰庇上疏曰皇后者

本先帝所賜以配陛下陛下宜遵先帝命篤宮闈之

好上承宗廟下以立四方家人之則舊聞皇后舉止

端肅久拂聖意而去歲車駕謁陵園皇后隨輦朝野

皆慶以為相傳或失實羣疑總釋頃又聞皇后離坤

寧置之別宮左右失起居以致抑鬱成疾陛下又略

無眷顧之意中外憂懸萬一不起如聖德何亦何以

承先帝命上曰后無子多病近移居別宮冀稍安適

或可從此却病耳爾不曉內廷事乃妄言神宗卽位

上徽稱曰仁聖皇太后六年進懿安十年進康靜二
十四年七月崩諡曰孝安貞懿恭純溫惠在天弘聖
皇太后祀奉先殿別室與孝烈皇后同先是神宗在
東宮時后病居別宮而神宗生母李太后者斯時尚
爲貴妃也神宗每晨謁奉先殿朝帝及貴妃畢卽往
候后曰娘娘寂莫禮不可曠后聞履聲卽喜彊起取
經書指而問之神宗應聲答后且感且喜貴妃聞后
喜亦喜原評曰貴妃和厚神宗既嗣后稱仁聖貴
妃稱慈聖兩宮既同尊而后與慈聖皆賢素無猜嫌
至是益親謚神宗又孝事兩宮一無所間由是后無

形史拾遺記

十五

疾優游慈宮者二十五年神宗嘗設四齋近侍二百
餘人陳百戲爲兩宮歡每遇令節先于乾清宮大殿
設兩宮座使貴嬪請導上預俟雲臺門下拱而立北
向久之仁聖輿至景運門慈聖輿至隆宗門止居中
北向跪少頃兩輿齊來前已復齊至乾清門上起于
是中宮王皇后扶仁聖輿皇貴妃鄭氏扶慈聖輿導
而入少憩請陞座自捧觴安儿以及獻饌更衣必膝
行稽首屏顧攝息原評曰一段祇摩攸迎宴一節如
許詳盡委管豈非司馬寫生之筆
皆從來儀註所未有者是始陳戲劇歡乃罷凡大

饗多此類

孝定皇太后李氏神宗生母也潮縣人東安一作安武清

俵一作

母王媪生后時里中聞異香經日不

散后初爲宮嬪進貴妃生神宗進皇貴妃萬歷元年

上徽稱曰慈聖皇太后故事天子非嫡生而尊皇后

稱皇太后若生母亦稱皇太后則加徽號于皇后以

別之時太監馮保欲媚上風大學士張居正設竝尊

禮于是下議尊皇后曰仁聖皇太后皇貴妃曰慈聖

皇太后而兩宮無少別焉慈聖徙居乾清宮視上臨

御諸外廷事一切倚任閣臣不敢預獨于上起居務

極嚴切上偶不讀書名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戲作

形史拾遺記

十六

講臣進講后前后亦以是驗其記否每朝日五更至

上寢所呼曰帝起今日上朝敕左右掖上坐取水爲

盥面挈之登車以出故上在宮中頗祇畏而一二中

官奉太后懿旨左右夾持時至過當六年上大婚太

后將返慈寧宮敕諭閣臣謂吾不能視皇帝朝夕恐

不若前者之向學勤政有累聖德先生親受先帝付

託有師保之責其爲我朝夕納誨用終先帝憑几之

誼社稷蒼生未有賴焉是年進徽號曰宣文太后雖

還宮嚴切如故八年十一月上曲宴西苑兩宮人侍

上醉頽之使之歌新聲辭不能旣退取劒擊兩宮人

左右勸止之遂戲割其髮以出翼曰太后聞大怒自
尚青布袍屏簪珥傳語閣臣居正具狀切諫且令草
罪已御札又名上跪地數其過至云必用汝作皇帝
耶時宮中喧傳太后令馮保向閣中取霍光傳將退
上立潞王上大懼跪泣不起久之方解乃答其所嬖
客用孫海二人逐之原評曰此八年事舊誤列太后
還宮之前不惟失實且于太后
始終嚴敬之意多少不合十年進明肅十二年太后與仁聖太后
同謁山陵二十九年進貞壽端獻三十四年進慈聖
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四十二年二月崩遺詔口
予以眇躬獲侍穆廟敬恭罔懈幸誕育今皇帝踐祚

形史拾遺記

十七

四十餘年天下頌太平之休者咸歸功啓佑予實慙
焉茲者遘疾瀕危皇帝齋居露禱顧命數已終予亦
怡然大還其奚但化之有皇帝至孝哀慟必過良軫
予懷當順變節哀靈承帝眷親賢圖治未保鴻基皇
太子亦宜及時進學無忝元良大小臣工相與哉睦
共理邳隆以副予倦倦至意其赦恤事已親囑皇帝
喪儀悉遵典制特詔上尊諡曰孝定貞純欽仁端肅
弼天祚聖皇太后合葬昭陵別祀崇先殿后性慈愛
雖視上甚嚴而保護備至上事太后孝能伺意承指
竭力奉養時時以設宴陞座特具後庭供奉陳宮戲

外戲名四齊近侍玉熙宮近侍各二百餘人次第承
應后晨夕歡燕暮齒益健且究心內典好施予凡天
下名勝地皆置梵刹動費鉅萬時天下宴安物力充
物上亦助施無所吝嘗侍后慈寧宮看花時已秋節
有銅盃生紅蓮蓮心抽蓋九而攢簇四向如臺蓮然
上令文書官宋紳傳外廷觀看看畢仍送慈寧上親
帥后妃稱賀且賦詩以爲太后慈壽之瑞嘗于太后
千秋節爲太后祈福敕取內庫所藏吳道子畫觀音
像臨撫之易以慈容使梵刹瞻仰勒石刷千頁以布
天下天下梵刹皆供之

原評曰聖孝用心無所不極數段文亦踴躍

又論

形史拾遺記

十八

內閣朕面奉聖母慈諭謂浙之南海有補陀山大士
現身處也其刹燬于火而基址尚存欲發願修復不
費官錢自捐帑銀蓋造仍舊已完功矣卿等當撰文
製碑頌聖母功德其孝如此後以冊立事未定給事
中姜應麟等屢以請定國本日見斥革后聞而惡之
會上入侍膳后問其故對曰以彼是都人子故也后
大怒曰爾亦都人子上遽跪伏地不敢起蓋當時
內廷呼宮人爲都人后初亦由宮人進故云旣而羣
臣請福王之國行有日矣鄭貴妃難之復以祝太后
千秋爲辭且多設禮幣冀以悅后后揮却之且曰不

知吾潞王可宣來上壽否貴妃乃不敢留曹學程
建言論死后憐其母老言于上釋之玉熙宮女伎能
戴燈舞自言家大梁曾許里中人為儒生后遣還其
家使配焉后雖不預政而明于大義且善御外家后
父封武清伯進侯子誠銘嗣弟誠鏢誠鉅等皆都督
偶武清舍人給軍士布花多乾沒軍士譁內使以聞
上命取所支布一疋驗之果紕裂即謁太后言狀太
后怒甚遣諭內閣革武清職上御講筵名閣臣言狀
居正為營救得止太后乃召武清父子立宮門外遣
中使出數之而抵其家人于法后生神宗及靖王潞

形史拾遺記

十九

王時有昭順英妃薨
零妃皆失傳不載

段恭妃無子萬歷中猶存嘗以外家貧遣中使持金
茶壺一私遣外家為門者所奏上曰此雖妃所有然
大內器物豈可闖出詔管中使而自以百金遺妃曰
即如家貧以此給賜之先帝所賜物勿出也

神宗朝

萬歷 皇后王氏餘姚人生京師父偉以后貴封水

年伯萬歷六年孝定太后為神宗擇配册后為皇后
后性端謹上下承平久天下無事中年好靜攝一切
章奏盡留中不下后封識藏弄每語一事即隨取上
之光宗在東宮危疑數矣后調護備至且善事孝定

太后得太后歡心上寵幸鄭貴妃置之不較宮中皆稱后盛德比孝貞焉萬歷四十八年四月崩諡孝端先葬定陵光宗卽位擬上尊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未及上帝崩熹宗立始舉大禮焉主祔廟后與新建伯守仁同族時守仁孫承勳方襲爵上嘗問后家有官乎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坤寧宮賞賚甚厚因奉差爲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服時稱餘姚王氏有二伯聞者榮之

一云后本姓黃冒王氏見通志

卷五 彤史拾遺記

二十

王貴妃者光宗生母也初爲宮嬪無寵年長矣偶幸

有娠上諱之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官

卽記年月日及所賜以爲驗上侍慈聖宴語及之上

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且以好語相慰藉曰

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寧分

差等耶十年四月封恭妃八月光宗生是爲皇長子

旣而鄭貴妃生皇三子進封皇貴妃而恭妃不封后

旣無寵又不得見上一切恩禮盡爲鄭氏所抑二十

九年間立皇長子爲皇太子妃無封如故三十四年

元孫生加慈聖皇太后徽號然後進封皇貴妃光宗

每至后宮鄭氏必使人尾之四十年病革光宗馳至
宮門猶閉抉鑰而入后目青手光宗衣泣曰兒長大
如此我死何恨言訖遂薨光宗泣左右皆泣鄭氏猶
令閉三日不傳閣臣葉向高言皇貴妃薨四日未見
傳諭且禮儀未定雖會典所載頗詳而皇太子母妃
前所未有宜另議從厚不報向高又言之乃議諡溫
肅端靜純懿皇貴妃塋天壽山光宗卽下詔曰朕
奉皇考遺命嗣承基緒撫此萬方溯厥慶源則我生
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恩莫大焉朕昔在春宮旣
莫親于溫清今居禁闈徒有痛于栝棧欲申罔極之

彤史拾遺記

卷五
二十一

深悼惟有肇稱乎殷禮昔我皇祖穆宗皇帝上生母
榮淑康妃尊諡祔葬永陵建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
祀茲當如故事仰稽懿德恭薦徽稱舉遷祔之隆儀
飭闕宮而孝享爾禮部其詳議以聞熹宗卽位上尊
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肖聖皇太后遷祔定
陵祀奉慈殿

鄭貴妃大興人萬歷六年上以大婚下選擇令民俗
稱大婚曰官婚爭嫁娶雖城司禁之不止妃故許隣
家子爲婦然闕聘物妃家不聽娶而隣家強之兩家
爭且闕妃闕門哭適中官過門見妃美卽籍姓去

原評

傳此用闕門二字如畫既入宮冊貴妃及生皇三

子進皇貴妃妃權譎善媚後庭寵倖者無出妃右時
恭妃既生皇長子顧無寵冊立未有屬妃恃寵請立
己子爲太子上許之先是大內北上有大高玄殿祠
星君宥神妃嘗以祈嗣過祠進禱焉至是請謁謝邀
上設誓許他日冊立因御書一紙緘玉合中賜妃人
未知也第妃加位號而恭妃不及人頗疑之至冊立
未定多飛語外廷爭之者且紛紛至凡請冠請婚請
預教不一而足至二十九年羣臣爭不已而慈聖皇
太后又堅持立長妃復于是時小失歡于上上乃移

形史拾遺記

二十二

皇長子居迎禧宮既而冊立爲皇太子同日冊妃子
爲福王皇五子爲瑞王皇六子爲惠王皇七子爲桂
王既立上遣人取玉合視之封識宛然而內所書字
則蟲已盡蝕之矣上觀悚然因助妃廣建祠宇以祈
福焉初刑部侍郎呂坤爲按察時作閨範圖說一書
太監陳矩從坊間購之持以進上上偶賜妃妃爲之
重刻坤不知也二十六年有撰閨範圖說跋者名曰
憂危竑議以爲此書本呂坤媚妃爲之其中首頌漢
明德馬后且首載其由貴人進位中宮一事則明明
以明德指妃而妃之刻之因以自指此易儲之本也

故其文託朱東吉爲問答朱東吉者謂東朝也其名憂危則以坤會上憂危一疏因卽借其名風之且曰此可憂危事然卽憂危者爲之也時其跋盛傳京師然不得其人久之有疑出于給事中戴士衡與全椒知縣樊玉衡者以士衡曾糾坤玉衡曾彈妃也妃弟鄭養性爲言于上上重譴二人然置妖言不問越五年又有爲續憂危竑議者其題曰國本攸關是時皇太子已立然又恐更易者之隨之也其文託鄭福成爲問答鄭福成者謂鄭之福王當成也且曰朱賡爲相賡者更也更易之義也而賡所用者文則有王世

形史拾遺記

卷五
二十三

揚孫瑋李汝張養志四人武則有王之楨陳汝忠王名世王承恩鄭國賢五人共九人合妃而十周之十亂有婦人焉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卽此是也上聞之大怒謂誣罔宮闈甚間骨肉命賊曹四出捕期在必得於是犴下大臣或借以傾危人人重足立旣久得噉生光者抵之乃已至四十一年又有王曰乾者上變言奸人孔學等爲巫蠱將不利于聖母及太子語侵妃賴閣臣葉向高勸上以靜處之禍遂寢其後挺擊事起王之案親鞫張差其所供龐保劉成則坤翊宮內使也妃大懼而劉廷元等合詞謂差風癩

差之供係之案指使廷臣各相持不能解于是貴妃
向上泣上曰外廷語藉藉可畏若自乞東朝解之妃
乃向太子號訴哀禱上名見羣臣于慈寧殿太子降
諭毋株連因立殺張差定獄而他不及及神宗崩遣
詔封妃皇后未及行而光宗又崩乃與光宗選侍李
氏共踞乾清宮邀封賴大臣力爭于是又有移宮事
而國事已壞崇禎三年七月妃薨諡恭恪惠榮和靖
皇貴妃葬銀泉山鄭國泰鄭養性皆以妃貴官都督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行十九

光遇時嘉

勝朝彤史拾遺記

六

光宗朝

光宗后郭氏順天人萬歷二十九年冊為皇

太子妃生皇一女四十一年十一月丁未薨諡恭靖

四十八年九月進諡恭靖端懿溫惠元妃熹宗即位

十一月上尊諡曰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勗聖貞

皇后遷葬慶陵主祔廟后父初封博平伯進侯既死

子振明襲

彤史拾遺記卷六

王皇后者熹宗生母也順天初入東宮為選侍萬

歷三十四年十一月生熹宗進才人四十七年三月

丁未薨諡昭肅恭和章懿皇貴妃熹宗即位十一月

上諡曰孝和恭獻溫穆徽慈諧天鞠聖皇太后遷葬

慶陵祀奉先殿封后父王昇為新城伯昇卒子國興

襲崇禎末殉難

孝純皇太后姓劉氏海州人後居河間父應元

一作應愧

誤應元

母徐媪初入太子宮為淑女萬歷三十八年

十二月生莊烈愍皇帝旋以細故失光宗意被譴薨

既而光宗悔恐神廟知之戒掖庭勿復言葬于西山

愍皇帝封信王進賢妃天啟中信王未之邸嘗居勤
勤宮問近侍曰西山有田懿王墳乎曰有其傍有劉
娘娘墳乎曰有勿密封金錢往祭焉及卽位上尊諡
曰孝純恭懿淑穆莊靜吡天毓聖皇太后遷葬慶陵
而封后父瀛國公母瀛國太夫人稱太異數也弟效
祖和陽衛正千戶封新樂伯繼祖錦衣衛都指揮同
知姪文炳文耀錦衣衛指揮同知後皆加保傅進都
督上五歲失太后問左右以遺像莫能得傳懿妃者
亦東宮淑女也生皇六女皇七女進封懿妃嘗與太
后比宮居自言宮人有相類者雜指其眉睫及頰輔

形史拾遺記

一

問名太后母瀛國太夫人認之時武英殿中書梁祝

善形摩瀛國太夫人同懿妃出宮人指示揣以意令

髮髻爲圖圖成救具法駕鹵簿由正陽門警而入上

親跪午門迎之旣入懸像乾清宮呼老宮婢及素侍

太后者來前使瞻視或曰是或曰否上爲之兩泣六

宮皆泣原評曰聖主痛心事偏摩寫瑣屑乃爾猶記瀛國太夫人謝表有云聖孝難窮慈容不闕

上揮涕慰勞卽以所圖四軸賜其一令供于家及國破文炳率家人環哭于孝純像前閉門自焚凡死者

四十人乃加傳懿妃封號賞賚太后家及承奉王裕民

中書梁祝各有差上旣追念太后且自以薄祐當憂

勞于加上太后尊號時羣臣奉明寶以進上以手拭

淚歎獻不能已故事生母忌日不得設祭服青十五年六月上以太后故欲追宣宗以來生繼七后同建一廟而祀太后于其末乃御德政殿名輔臣及禮部尚書林欲楫侍郎蔣德璟等議上曰太廟制有九皆一帝一后祧廟亦然今祧廟自德懿熙仁四祖外加以仁宣英憲孝五帝凡九廟而其廟已滿且其制一帝一后其繼后及生后七位仍不得入卽宮中奉先殿亦一帝一后雖嘉靖後有以繼后及生后入者而前此七位尚無祭也上意在太后而特未顯言德璟曰奉先之外有奉慈殿亦祀繼后及生后者今雖廢

彤史拾遺記
卷六

三二

盍舉行焉上曰孝宗皇帝建奉慈而世廟廢之然尚有弘孝神霄木恩諸殿不止一奉慈也德璟曰內廷規制臣未之悉但既有諸殿則似隨在可奉祀者上曰太廟之禮一帝一后朕豈敢輕易惟是奉先地廣可以恢拓朕欲將祧廟之主祫祀奉先未審可否德璟曰大祫之禮在歲暮已行于太廟今復欲以祧廟之主竝入奉先終恐隘耳上曰奉先殿中已現有繼后及生后七位主矣德璟曰此萬歷初始增入非舊制也上曰然按故事弘治初別建奉慈以奉孝穆紀太后而孝肅孝惠亦竝祀之嘉靖中遷三主祔陵廟

罷奉慈之祭至隆慶初奉安孝烈于景雲殿更其名曰弘孝又奉孝恪于神霄殿萬歷三年卽奉孝恪孝烈于奉先而弘孝神霄之祭又罷此奉先附祀所由來也然以朕思之奉先之祀既有定禮則諸殿沿革歷世可驗似不若別建一殿以祀七后爲較便德璟曰善于是闢殿祀太后而七后共之崇禎十七年都城戒嚴文炳文耀入衛帝時李邦華請太子南遷不得及事急上召文炳及附馬都尉鞏未固使護行文炳叩頭言外戚親臣不藏甲臣等徒手安能護皇上搏賊皆相向哭旣而城陷文炳文耀闔門死

形史拾遺記 卷六

四

李妃者光宗選侍也時宮中有兩李選侍無所別因以所居東西宮別之莊妃居東宮稱東李此居西宮稱西李然西李寂有寵神宗初以熹宗早失母命西李母之旣而信王亦失母仍以命西李會西李生皇八女遂改命東李母之皇八女卽後稱皇八妹者也光宗卽位妃與鄭貴妃同住乾清宮時上諭封郭元妃爲皇后王才人爲貴妃又諭封李選侍爲皇貴妃及上不豫召大臣入乾清宮上御煖閣憑几諭曰李選侍夙保震器撫育國本宜速封如是者再署禮部事侍郎孫如游對曰今孝端孝靖兩太后及元妃小

人大典未竣俟四大禮舉後行未晚也既而上崩選侍遂踞乾清宮因挾制皇長子邀封皇后傳言欲垂簾聽政於是大學士劉一燝吏部尚書周嘉謨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力請移宮而選侍始踉蹌移仁壽殿去于是移宮之案興焉熹宗卽位下詔曰朕昔幼冲皇考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崩逝使朕抱終天之痛朕雖幼未嘗忘也前皇考病篤大臣進內問安選侍威挾朕躬使朕傳封皇后復用手推朕向大臣視顏口傳至今念及尚含羞赧朕因避李氏暫居慈慶宮又令李進忠劉遜等傳言每

彤史拾遺記

五

日章奏文書先呈選侍方付朕覽仍欲垂簾聽政且欲處分御史所言選侍他日必有武氏之禍者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從久有此規制否朕今奉養李氏於熾鸞宮俱遵皇考遺愛有此體悉外廷誤聽李黨謠詿實未識朕心之敬也其李進忠田詔等皆係盜庫首惡自干憲法勿使渠魁助囑當事播弄脫罪卿可傳示遵行故諭十二月復下詔曰朕冲齡登極仰庇祖宗眷祐內外清平以爲大小臣工開誠布公定無異議不意外廷近來乃妄生謗語輕聽譌傳誠有如科臣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仰諭避宮始末以釋

羣疑九月初一日皇考賓天閣部文武大臣科道等
進宮哭臨畢請朝見朕躬李選侍阻朕于煖閣當時
司禮監等官設法請朕出見羣臣選侍許而復悔及
朕出煖閣又使李進忠等請回如此者至再至三朕
至乾清宮丹陛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
持朕衣不釋若非司禮監奏請朕前進不可退又不
能此時顏面存于何處及至前宮門選侍又差人數
次著朕還宮不令御文華殿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
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諸臣欲行庇護之謀
先藉安選侍爲題目使是非混淆朝政不寧輔臣義

形史拾遺記
卷十六

六

在體國爲朕分憂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
臣大義何在如初一日朕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
朕于閣中不令出入及翼日恭送皇考梓宮于仁智
殿選侍必欲朕朝見彼後方許回慈慶宮明是威挾
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蒙皇考派在選侍照管亦不
任彼宮其飲膳衣服皆係皇祖皇考所賜選侍侮慢
凌虐朕晝夜涕泣皇考自知其悞親來勸朕此其親
疎自有分別原評曰西晉後
多此等文字諸所行事朕曾祕諭閣
臣不令傳抄若避宮不早則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
亦不知如何矣選侍因殿崩聖母自知有罪每使宮

春王壽花等時來探視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
娥說話如有卽捕去重處朕之苦衷外廷豈能盡知
今朕奉養選侍及皇八妹俱從優厚各官何以猜度
過計藉爲口實如異日選侍患病而逝將用人以抵
命乎將歸咎于朕乎豈不聞聖母之崩由選侍之毆
可不問乎邇來各官不爲聖母以爲選侍失其輕重
理法何在前日刑部執奏父母之恩如天地履后土
則思母德戴皇天則思父仁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宜
如此然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朕不加封選侍以慰聖
母在天之靈奉養選侍敬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

彤史拾遺記
卷六

七

體朕心矣大小臣工惟知私于李黨責備朕躬不顧
大義姑不深究卿等可傳諭大小臣工務令和衷各
供乃職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以取罪愆故諭天
啓元年二月上復諭曰賈繼春暗濁流毒造言誣朕
若黑夜行刺使人莫防朕本不深究然自繼春出揭
以來引類彌天爭端大起大臣求去小臣紛囂咸懼
繼春莫敢直言其非朕皆隱忍今繼春全不改省乃
昂然肆辨日無若父况選侍移宮以來未嘗見繼春
有疏明其可否却借密揭爲櫻鱗逆耳之說箝制朕
躬要名滅罪姑著照原揭回話閏二月又諭曰朕以

冲年皇考見背仰體在天之靈敬禮選侍其移宮一事大小臣工連章奏請始末情節舉朝共知獨賈繼春首倡邪說捏造李選侍雉經皇八妹入井播煽流言誣詆朕躬若不窮究分明何以傳信天下後世乃繼春奉旨回話初則一揭朦朧再則遮飾支吾本欲逮訊今自認風聞無影顯是明肆誣捏姑從輕削籍永不叙用當是時上方厭選侍移宮一案尚無畸見獨賈繼春有選侍自經皇八妹投井之說以爲當安選侍故有是論而其既客魏用事而上意遂變四年七月詔封選侍爲康妃羣小念移宮之名正不足以

形史拾遺記 卷六

八

殺諸賢乃創爲封疆一案緹騎四出大獄旁午至五年九月賈繼春名至忠賢遂矯詔諭羣臣曰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何得居功而揚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捏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容奉旨而遁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卽有權勢回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明揭于前天踰朕心補封于後將終始蒙蔽恩禮有虧卽寸斬揚漣左光斗何救于事况與魏大中周朝端袁

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鐵
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爲出脫託汪文言內探消息
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朝廷
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他題以
掩其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
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
漣等雖追賊身死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卽送法司
從重擬罪爰書旣成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
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著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
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

形史拾遺記

九

惡邪正炳如日星而繁與不得借口文奸飾非亂聽
違者治以妖言惑衆之罪特諭由此端難大起而國
運隨之要其禍自移宮始先是熹宗初立時值九月
早寒霜甫下而宮中李花齊開咸以爲選侍當封相
顧賀而其後闕亦李姓識者謂此草妖云

東李妃亦光宗選侍也以別西李妃故稱東李性簡
重寡言笑名位素居西李前而寵不能及嘗奉光宗
旨撫視皇五子阜五子成立入繼大統選侍功居多
天啓元年二月而封莊妃客魏用事妃持正抵牾凡
宮中禮數多被裁抑妃不平會忠賢同官徐應元爲

承奉正每謁妃寡慢不以禮嘗在妃前嘗使鴟肆
無忌妃以負氣薨

原評曰此時宮闈極競氣節如莊

林過

激耶先是皇五子在宮每日起拜天畢退而謁母選

侍亦愛之嘗夢黑龍蟠殿柱以告選侍選侍私自喜
囑勿言又所居東宮後有井二皇五子隨選侍過之
戲汲井得金魚汲次井亦如之至是泣曰吾不能奉
侍王矣崇禎初上念鞠育勞加上妃封號與其弟李
成棟官給田千頃而應元以忠賢敗發南京賜死
選侍趙氏者未有封號與忠賢客氏不合熹宗卽位
後矯旨賜死選侍聞命出光宗所賜物列案上沐浴

形史拾遺記

十

西向禮佛畢痛哭自縊客氏復矯旨用宮人禮葬而
斥其答應王亮等發鳳陽陵園

熹宗朝

天啓 懿安皇后祚符人張姓太康伯張國紀女天

啓元年四月冊爲皇后后性嚴正數于上前以顛倒
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客氏橫肆宮闈后召至欲繩
以法客魏大恨遂于宮中播流言謂后本孫二女犯
辟以女託之生員張國紀張國紀女之非已女也罔
上大不道上亦疑之幸其說不根無左驗乃已三年
后有身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已者而以其私人承應
后脅痛假按摩陰傷之竟損元子焉時有匿名帖榜

于宮門列忠賢逆狀并及忠賢黨七十餘人忠賢怒疑出國紀并被逐諸人所爲而逆黨卻輔忠孫杰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諸門戶而借國紀以動搖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劉知選偵知之首上疏參國紀梁夢環繼之禍且叵測賴閣臣力救得免熹宗大漸后折逆奄謀力與大臣傳遺命定迎立事愍帝立上尊號曰懿安居慈寧宮時奄方叵測左右窺伺者皆其黨后豫戒信王宮勿食宮中食及卽位猶從戚畹家取積食進至上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乃召還戚臣張國紀于河北慰之而論知選夢環以謀

危先帝中宮之罪崇禎十四年刑科給事中胡周嘉請上后徽號時國用日匱上恐舉大典多費嘆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周嘉有所授已下理而頓釋之曰恐傷后心后嘗語周后曰吾南中尚有家可居又曰延儒誤皇叔因歷言延儒罔上事周后間以聞上怒詰周后所從來周后以后對遽已十七年三月都城陷賊渠李崑者中州人知后賢特覓后宮中護衛之后自縊死

裕祀張氏有嚴性不爲客魏用客魏惡之會妃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畢而遲久不乳遂誣其有後言矯

旨即禳道中盡逐其內官及宮婢等絕其飲食繼數日天雨妃力疾匍匐啣簷溜死乃復矯旨革妃封如宮人例焚其屍愍帝嗣始復妃位號改葬如禮

李成妃順天人天啓四年二月生皇二女封成妃是日地大震宮瓦皆墮既而皇二女薨妃失寵會張皇后病皇貴妃任氏以孕皇三子臨月成妃仍當夕上慰之先是范氏慧妃者頗見幸生悼懷太子封皇貴妃以忤客氏意被斥妃與慧妃好每見慧妃輒悵惋至是侍上寢從容爲慧妃乞憐

原評曰事甚可感此一段亦殊勝蓄先生

文客氏聞大怒曰彼欲樹兵向我耶遂矯旨革封幽

彤史拾遺記

十二

妃別宮而逐內庫管理李謙于海子殺之幸妃故鑿裕妃事預蓄乾食藏甄巖間半月得不死後乃斥爲宮人而遷之乾西崇禎元年詔復妃封號并饗禮且請居慈慶後宮置供奉焉

熹宗六妃惟王良妃段純妃居東西兩宮任容妃卽皇貴妃生懷獻太子不受瑞禍張裕妃以幽死李成妃范慧妃俱被斥又有定嬪襄嬪恪嬪皆禁居乾西

崇禎初復加封卽使宮中供養如法他行馮貴人惡忠賢擅嘗勸上罷內揀忠賢怒矯旨謂貴人誹謗賜死胡貴人甫爲上所幸以非忠賢黨恐見寵乘上出

郊日掩殺之而報以貴人暴卒上不問

愍皇帝朝

崇禎

莊烈皇后周姓其先蘇州人徙居大興父

奎以醫名娶繼妻丁氏生后家貧躬操作頗性貞靜居平不見齒天啓中選信王妃妃以后進故事宮中凡選婚每選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卽中選皇太后幕以青紗帕取金玉跳脫繫其臂不中則以年月帖子納淑女袖而侑以銀幣遣還時神宗劉昭妃攝太后寶而中宮之政悉稟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將及其次昭妃力贊之曰今雖弱小他日不長大耶因冊爲信王妃上卽位立爲皇后以后父奎爲

彤史拾遺記

十三

南城兵馬副指揮進都督同知旣而封奎嘉定伯后家本節齋而入典宮政務減儉裁宮中糜費不爲外家乞恩澤卽歲時大臣令婦入朝賀亦賞賚必以禮時天下飢饉府庫虛上憂勞議節用而后所行合上意上甚敬之初神廟以孝養故設兩宮百戲自宮中舊戲以及民間慶弄無不備至是悉裁革而獨留舊戲承應如所稱過錦戲者彷彿古優伶供奉取時事諧諛以備規諷時旱蝗中州賊大起戲者作驅蝗及避賊狀后見之徐謂上曰有此耶因掩面泣上亦泣是日遂罷戲

原評曰后語只三字而仁心靜賢誠言當事種種聖德無不見

上薄

于聲色宮中不兼寵惟田貴妃者頗愛之妃見后請
偕后每欲抑之以禮會歲旦朝正妃當詣坤寧宮朝
適天寒雨雪翟車止門外不卽入又不令傳免久之
袁淑妃車至時淑妃亦進爲貴妃卽傳入相見且故
爲好語謝之去于是始傳妃車入坐朝之朝已遽下
無他言妃大恨向上泣訴妃父教之上書陽引愆而
別爲微詞挑之上在交泰殿與后語不合上推后什
地后憤不食欲自戕上尋悔遣中使持貂襜賜后且
問后起居后勉爲一餐上傳旨令貴妃省愆退居啓
祥宮三月不召旣而后在永和門看花請名妃上不

形史拾遺記

十四

應后遽令以車迎之乃相見如初后嚴正自處而性
最仁母丁太夫人入宮必先朝后始行家人禮后見
母之朝已也而泣欲太子爲謝左右力言不可乃止
後聞寇漸棘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葢意在南
遷也上問何從知之后不語后凡有所言不欲盡且
不欲言外多此類先是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
萬歷六年立中宮時隨冊爲昭妃於嬪嬙中最賢而
有年崇禎改元上使之居慈寧宮掌太后印稱太妃
周后之選昭妃贊成之以是也至是歲節上必朝太
妃朝畢坐而饗以茶上甫就坐忽欠中假栲栳躬

徐聞太妃戒勿驚命尚衣者覆以帔左右皆植立屏
息以俟有頃上覺攝衣起謝曰聖祖時天下少事宮
中皆晏安太妃所親見也至兒子苦多著北人呼多
實難枝梧兩夜省文書自謂年甫踰壯尚可磨耗不
謂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泣上
歸爲后言后亦泣時上念寇禍茹蔬斷庖割后見上
體瘁具酒餼爲上解菜上接瀛國夫人奏瀛國夫人
者孝純太后母也瀛國夜夢孝純歸語上瘁而哭言
動舉止如平時又云翼日有爲解菜者上勿卻也上
持奏入宮見后解菜驚詢曰汝何以爲此豈亦有所

形史拾遺記

卷六
十五

聞耶曰無有外人有導之者耶曰無有因念先后慈
在冥冥尚保惜至此后亦賢能感先后意乃出奏示
后再拜舉筓相向哭淚溢盤橋后生皇長子及長平
昭仁二公主皇長子已冊立出閣讀書昭仁至六歲
未封以居昭仁宮故名故事太子旣出閣非上命不
朝后偶上坐便殿皇長子以出閣故來請朝時素有
急奏則寇破河南報也上嘆曰兒見母有幾而關我
耶今後竟入朝勿問也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都城陷
上至宮曰事急矣后卽于上前再拜自經死大兵

定京師

世祖章皇帝特諡曰莊烈愍皇后與愍帝同葬田貴妃寢園名思陵

皇貴妃田氏西安人世行佑居揚州父弘遇以奢自豪生妃而嬖妍揚故多術女習伎能弘遇娶之爲後妻教妃鼓琴天啓中選妃入信王邸信王入嗣問禮妃時同用者爲袁氏淑妃禮妃父弘遇授遊擊將軍錦衣衛指揮淑妃父佑授錦衣衛正千戶二妃雖並冊居東西宮而禮妃最寵未幾進禮妃爲皇貴妃貴妃體潔有蘅蕪香雖盛暑無汗嘗被禮服上令啜羹以試之終如常顧敏慧善向上意指上寵之嘗鼓琴

形史拾遺記

十六

上問師何人以後母對上不信妃恐上疑已踰月以他節請召母入乘間令鼓琴上前一再行上悅賜勞之白是母出入嘗注宮門籍不復禁妃善粧攏每以新飾變宮中儀法燕見却首服別作副髮藏髮間宮衣用紗縠襖綴諸翦繡而隱以他色如卷畫然上冠舊綴鴉青石與珠相間妃去珠易以珠胎而嵌鴉青于其中望之有光焉宮中燈多縷金匝雖烜麗而炬不外達妃乃剝燈扇每當炬處去一方以疏綃幕之炬影左右徹觀者稱快嘗厭宮闈過高迴崇杠大牖所居不適意乃就廊房爲低檻曲楯蔽以敞榻雜

採揚州諸什器蒜簾供設其中宮西建一臺鼎石爲洞蒔花藥每張幄坐其傍曰翫月臺又以永巷接宮門御蓋往來必行風日中妃令爲藤薄夾棕葉覆之凡用心工巧多此類雖變易舊製然較便故上亦聽之且嘗去小黃門之兒已輿而易以宮婢上稱其有禮原評曰雜敘妃工巧變儀法處一往有特色特妃頗干預每見上輒爲外家乞恩澤而弘遇以妃故官左都督交游結納極園林聲伎之盛朝士附勢者爭相造請每以外情輸宮禁上頗厭之先是宮中凡令節宮人以插戴相餉偶貴妃宮宮婢戴新樣花他宮皆無有中宮宮婢齊

形史拾遺記

十七

向上叩頭乞賜上使中官出採辦越數百里不能得上以問妃妃曰此象生花也出嘉興有吳吏部家人攜來京而妾家買之上不悅至是妃以搆后故上怏怏本欲斥妃以洩后忿會上入不食妃叩之上曰吾欲破格用朝臣而朝臣孰可用者妃曰聞霍維華好及上出而薦維華者適至上大怒摘妃冠斥妃啓祥宮令省愆妃生皇三子永王及皇五子皇五子遂薨于啓祥宮旣而用后言召妃復妃禮如故而妃遂病當妃居啓祥宮時皇五子有疾兩河催餉者日三至武清侯孽子李國正計其兄國瑞藏禁物自莊房土

地外精鏤環寶累萬萬上召見國瑞諭以輸餉國瑞
辭不能上怒責之時瀛國太夫人嘉定伯奎駙馬都
尉昂同辭爲上請不聽旣而國瑞死皇五子疾劇有
憑之爲言者曰吾九蓮菩薩也上待吾家薄吾逝將
去此皇五子慧隨我行先是神廟時孝事慈聖皇太
后有言慈聖爲九蓮化身宮中遂以慈聖像裝九蓮
菩薩祀之武清侯卽慈聖家也至是宮中禱九蓮徹
三晝夜而皇五子終不起上悔嘆息曰竟以我故殺
此兒諡曰悼靈王而武清竟免後上至妃宮思悼靈
哀之值寇亂甚河南諸王多被害愴念骨肉間傷懷

彤史拾遺記

十八

呼老宮婢能言宮中往事者使言之因言福王之國
時神廟鍾愛王出宮門召還者三且約三歲當入朝
上謂指曰三歲一千日但恐皇父不待汝如何時上
年高王皇后稀進見當大漸時猶顧視貴妃嗔嗔以
河南爲念今何如矣上唏噓而起其後妃居承乾宮
病篤上數自臨視妃無言惟以外家女兄弟爲屬上
雅知妃意且亦微問其女弟甚美然無意求也妃以
十五年七月薨諡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葬天壽山
其後上與后亦就其地葬稱思陵焉

青霞女子青霞室中答應女也上自后妃諸嬪外不

欲多宮寵每有選淑可承侍者于乾清宮傍室更名
青霞令雜居室中名女子賊入宮女子共奔入乾西
闔戶自焚死

昭仁宮宮婢費氏為賊得自稱昭仁主賊以獻自成
自成令宮監驗之非是以賜賊帥羅讓費氏曰吾雖
非至然故名家子必欲犯者須以禮帥乃張宴集諸
渠豪飲擁入室費氏拔刃春帥喉連刺數渠遂自剄
臨到曰吾之不能殺自成天也時諸宮宮人多殉者
不得其姓氏

附 洪武五年上令定女職禮部具陳周制後宮設內

卷六 形史拾遺記

十九

官以贊內治漢設內官一十四等凡數百人唐設
六局二十四司凡一百九十九人女使五十餘人皆
選良家女充之六局之上初以所設過多更宮正一司名
傲局一司仍設六局之一日尚宮二日尚儀二日尚禮儀
司紀司言司簿司闈之事二日尚儀二日尚禮儀
起居統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之事三日尚服二日
掌內服統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四日尚食二
人掌內膳統司饌司醢司藥司供之事五日尚寢
功一人掌燕寢統司饌司醢司藥司供之事六日尚
司史一人掌正一人掌秩皆正六品
有尚女職良家寡婦及幼女之知書者充之或
幼女不知書有聰慧者送內書館教習
局掌印凡聖母后妃履儀等事用女秀才為引禮
贊禮官
六尚所需大小衣食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
自尚宮取旨署牒送尚寶司用印內使監覆奏發

部取給若尚宮不及奏內使諳不覆奏其領千部
者論死或以私青出外罪如之
其父從宜婚嫁年高者亦許歸以終天命願
者聽其在宮闈有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彤史拾遺記

二十一



其父從宜婚嫁年高者亦許歸以終天命願
者聽其在宮闈有見受職者家給與祿視外品

西河合集

武宗外紀目

卷全

九十四條

武宗外紀



卷全

武宗外紀目

西河合集

舉重非帶雨賦而蕭山毛奇齡字初晴稿

對錄中西史之德芬異類辨其水馬崧層巖陶質仲玉較

武宗外紀視立論書其類而危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為之也夫漢武外傳

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

以為外日以予觀于同館之為史者其為武宗紀

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

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

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

武宗外紀

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

之即本紀也豈敢復為本紀哉因錯雜記之亦曰

身受史職庶以此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引治四年九月

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

生而好武

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

枝為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

少舉止非常兩歲卽冊立為皇太子孝宗愛之

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嚮之高通

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至是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給云周太后宮鄭金蓮卽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攘之汝知之乎既而語浸播上聞大怒立磔山于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籍籍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貨黃語皇惑竟言皇太子非石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鞠治各正法去

皇太子出閣諸儒臣更番進講讀晨起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然每講容色莊謹端目若領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掩卷誦所授書甚習不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

武宗外紀

二

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當輟朝之日學士有誤束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類如此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閑于禮節每問親安視儀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啓迪爲學之暇或聞其頗好騎射以爲克諳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

十五歲卽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祭后受賀

山中儀法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嘗游寶和店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詢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宮住永巷賣酒家也箏箏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

武宗外紀

三

于其中雜出牽衣蠡簇而入獲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鷓馬鬪鷄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宮人于勾欄扮演侑酒醉卽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院築築宮殿數層而造密室于兩廂勾連稱列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旣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祗候羣小見幸者皆集于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

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
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
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
舞酒酣呼永使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
以召永詐匿其女餽隣人白回子女克名以入上以
爲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
襲指揮諸色目家雖切齒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干

上稱豹房曰新宅曰名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
樂工愬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承應不均

武宗外紀

四

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
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
續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給與口糧教工部相地給
房室大小有差

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
卽陞爲奉繼以寵之

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
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刺麻札竹爲
左覺義倫竹堅叅爲都綱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
捨刺札俱爲法王刺麻捨列星吉佛子也失短竹爲

禪師大能仁寺刺麻領占播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如遷官然

七年楊一清疏曰龍興嘗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訓練戎兵鼓砲之聲震馭城市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自卽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延軒間依欄設氈幙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

武宗外紀

五

燒宮殿自二漏至明乾清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時上猶往豹房省視回顧光猷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爲說法置番經殿中

敕陝西進上用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鎮巡等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桿造凡重門堂廡庖廡潤偏及戶牖椿檝影壁圍幕地毯之類皆具且有壇內游幸出哨起聲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上出郊祀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木鳥思藏使也上留
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爲正
副使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
國師誥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尙書劉春執
不可且謂阻壞茶法騷擾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敕
去是時上誦習番經心皈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
厥綽吉我些兒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
輜重相屬所過頒費行道避之無貴賤稱國師焉

大護國保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
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

武宗外紀

六

部給葬銀二千兩

先是烏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
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
先往烏思藏賫送番供以珠琲爲幡旛黃金爲七供
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乃議做永
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
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
給長蘆兩淮課鹽七萬餘引以應用水衡度支爲之

一宗

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團營後江
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塲別爲部
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周
者嘗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
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
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
關入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譟火
礮之聲達于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
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
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細民無

武宗外紀

七

不倣其製號時世裝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
靛染天鵝羽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
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塲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
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
時已適卑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
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
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
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
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

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祀南郊畢卽往南海子縱獵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及晡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麋麇鹿兔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行之事

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

山

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門出幸昌平州閣臣以下皆追至沙河疏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

武宗外紀

八

遂駐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卽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有陰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樵蕪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將軍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叅將楊玉延綏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纒軍平鹵遊擊周政

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寇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諸處。勦靉鉦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淳往爲之援。政巒及大同右衛叅將麻循平鹵城。叅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府總兵朱振叅將左欽都勦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叅將江桓張昇爲之策。應越數日勦遇寇于綉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州而去。明日靉鉦鎮與勦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殺傷頗相當。薄暮寇傍東山去。旣而分兵圍勦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勦等入應州城。巒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勦等出城遇寇澗子村大戰。時

武宗外紀

九

春政時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杰玉欽勦英雄隆叅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寇稍却。諸軍乃合。會日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寇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追。至平鹵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遂還。勦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殺鹵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暖泉清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溝寇
退還駐蹕大同左衛城既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
兒庄三家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伏防禦
而令巡撫胡瓚鎮守太監馬錫嚴爲之備

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
而返

是年冬立春上迎春于宣府備百戲別飾大車數十
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
如僧數懸毬于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旣馳則頭
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爲樂

武宗外紀

十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
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徽大帽鸞帶且賜文武群
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
三品鱗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
級者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與者裁製
一夕皆就及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
旦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徽大帽鸞帶迎
駕于得勝門外中官預傳上意具綵幃數十綵聯數
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
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

梵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攢遙見
火毬起戈矛間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道左叩
頭上下馬坐御幄間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
蔣冕捧菓榻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飲畢顧云朕在
榆河親斬首鹵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
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百官迎駕者
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
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寇刀械衣器令
羣臣縱觀

是日復幸南海子尋還賜文武羣臣銀牌子左順門

武宗外紀

十一

一品重三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文其上曰慶功五
采飾之貫以朱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
給事中御史四兩鏤文其上曰賞功貫以青組賜畢
各被以紅簪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幃賀儀其出
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
賜

乃復幸宣府衆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
還自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詣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
民間競傳欲括女子欽財物以克進奉所至遯匿獨

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矯詐藉以惑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執思義送詔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峰口招來朶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至關宴勞畢還京

武宗外紀

十一

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面

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杖四十幾死囚繫于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詔獄

太皇太后發紉時上親奉梓宮帥百官衰絰徒步送

至得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

馳馬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卽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門羣臣泣諫不納既又敕諭加鎮國公爵以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

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糜費不可計復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巡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尊上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

駐蹕大同立券買總兵葉椿第爲總督府居之奪

武宗外紀

十三

都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坊且爲之榜曰官食亦立券買而皆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克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儼廩之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賚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上不知也

乃封右都督朱彬爲平鹵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旣誘上再巡邊與寇遇幸不覆軍上欲白耀武功乃假重兩人親爲定爵名馳敕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爲功偃然

受焉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下衆妓中遙見色妓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皆毋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弓矢衝風戴雪備歷險阨有司具輦以隨亦不御至是還宣府闈

武宗外紀

十四

寺從人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爲勞也

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幃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獲首鹵衣仗然後入乃賜內闈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有差

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率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天殿行慶成

禮

上嗜飲嘗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

餅器故所至輒醉醒卽復進以爲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今南行巡狩宜急修黃馬快船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時乾清坤寧大工未完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

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選郎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

武宗外紀

十五

士徐鏊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相繼諫乃下鞏震詔獄而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酉設官校巡視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有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答曰至尊若出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隨駕自分遇變必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刺其胸衛士奪刃得不殊下獄鞠治法司承彬指以妄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死聞者哀之大理寺寺正等官周敘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諸臣留駕之罪且上疏極留上怒下詔獄掠治復

降旨敘等十人并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
鏊俱荷極梏罰跪闕五日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
官余贊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輅等三人又上疏
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宁
如犴狴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郎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
及陸倅張衍姜龍舒芬爲倡首特調外任永不用餘
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已各奮怒予重杖呼號
之聲徹于中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旺死焉又杖
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周敘林大輅徐鏊等各五十

武宗外紀

十六

爲民鏊謫戍荒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
間陸震余贊何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殺巡撫等官
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
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
邊兵征勦以待郎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
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
賊將軍印俱克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鹵伯朱彬左
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征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輅備

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及馮饗軍牙六纛之神乃親征頒詔發駕京師

是日贛撫王守仁已擒濠梃聞匿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與巡按御史管糧道等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飲與爲藏闔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闔于地令符拾之罰符飲數瓢頽然上復大笑

既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都御史王翊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怵翊謂上意不測明日

武宗外紀

十七

復宴都御史龔弘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翊也江彬從傍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既復取償于有司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鬪格鑑泣愬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容德且不爲左右所誑如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去及至臨

清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
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
外從官無知者旣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泃廣
叅議林文繼入其舟奪一妾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遙賀于奉天門
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于舟次望拜之
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寧順流而
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楊第時巡遊所至
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鸞一毛者各獻金帛

武宗外紀

十八

爲謝至是漁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
服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
索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
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
侯顧仕隆稍不爲詘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
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詰或
稍拂之輒碎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冬至文武群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
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楊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
命羈管朱寧于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范光湖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
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刷處女
寡婦民間洵洵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
奪門出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
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頸耶瑤不爲動徐曰
小官抗上意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
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

武宗外紀

十九

揮使去經乃密覘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
城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
所知家梓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
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寄尼寺住有憤志
不食死者瑤覓其家人收殮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
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送總督府

上白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
大擾賴劉姬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
鷹犬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克獵手東循草塲
大獵三日僅得獐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道濼不果

上欲于南京行郊祀禮以緩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
蔣冕累疏諫乃止

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
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漁于儀真之新開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
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衛馬吳所選妓以其半
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夥歲用柴炭至十六萬
觔今再請增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閱選婦女
多留浣衣局故也

武宗外紀

二十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魏國公
徐備尙書喬守等復稱賀于行在所

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敕繡犬旛旛蓋及佛幔經幃
等遍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某與夫人劉氏施用

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
擾久之乃定或謂江彬蓄不測故爾爾

時有物如豬頭墮于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
滿壁纍纍一若有人頭掛于上者

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設廣場戎服樹大纛蒙以諸
軍釋囚去程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置械受俘

諸班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

上漁于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

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渡鎮江幸致仕大學士

楊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

問文獻通考是佳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皇言問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

者乎對曰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

又明日飲一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

一清和之一清呈詩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有

武宗外紀

二十一

所獻上大悅

白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

于菴登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

一綵聯百疋其餘折值以進

復漁范光湖鎮守太監丘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緡

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日乃得釋

過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

牌并花紅綵幃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時有司頡治

故尚書金濂第以俟臨幸上乃止濂第

重陽節競進菊花
經山陽縣學入視廊廡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
資治通鑑出

還至清江復幸太監張揚第踰三日自泚小舟漁于
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
遂不豫

十二月上將還京先命禮部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
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陞座樂止
鳴鞭訖文武百官朝賀遂獻俘獻訖退

乃奏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

武宗外紀

二十二

督府平鹵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
略將宸濠等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
明正其罪上批着論功行賞卹卽將宗遠等獻俘于
闕下會鞫以聞

初上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卯尾而行嘗欲放之湖
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如眞鑄例令自盡揚

灰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于正陽橋是日大耀軍容俘諸
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

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
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
閱視良久乃入

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次以...
白...
將...
...



